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7

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第七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目次

第卅一回：夕陽古道喋血染族譜

那名叫東萊老怪的桶中怪人，陰陽怪氣的說道：「癲丫頭！你不用大驚小怪，我的功夫已經練到顚倒上下乾坤的火候啦！廢話少說，你這次到中原發了多少橫財，拿一半給我做見面禮吧！」癲道姑厲聲喝道：「放屁！那一個發橫財，那一個要拿錢孝敬你？五年以前，咱們在新疆羅布泊爾湖邊交過一次手，不分勝敗，你今天要再向我討敎嗎？來來來，咱們再鬥三百回合！」她說着嗖的一响，由袍袖裡抽出那支烏金短劍來，身子微微一幌，颯颯兩聲，由樹頂飛掠下來，向那藏身木桶的怪人飛撲過去。

怪人雖然頭下脚上，藏身在鐵桶裡，兩隻耳朵却是十分靈敏，癲道姑才一聳身跳落，衣襟帶風的响聲，他已經聽出來，立卽把鐵桶一搖，轟隆兩聲，打了一個跟斗，騰身跳後兩丈多路，這口鐵桶看去至少有幾十斤重，他却輕飄飄的一跳，罩在頭上的鐵桶，在他說來彷彿輕如無物，怪人却向地上一坐，就在他屁股向地一坐的刹那，振臂一拋，那具鐵桶離開怪人頭頂，直飛起來，向癲道姑飛去。

鐵桶一離頭頂，乾隆帝方才看淸楚那怪人的面貌，只見他是個五短身材的老頭子，鬚髮如蝟，亂蓬蓬的，一張面孔宛如黃蠟，就像乾屍一樣，身上一件舊布短衫，破爛得不成樣子，東一條西一搭，露出來的身體，也是瘦骨嶙峋，可是他一舉手之間，把鐵桶拋過來，挾着一股勁風，顯見得這怪人氣力不小！癲道姑却是個行家，她看見怪人擲桶的時候，臂不內曲，分明是用指力發出，鐵桶平飛起

來，滴溜溜的急轉，顯然是藏了內勁，洪仙韻明白這一桶的來勢，十分猛驟，如果自己旁竄後跳的躲閃，那未嘗不可以，總是太過示弱，癲道姑天性倔强，她要給點顏色怪老人看，鐵桶向她飛來，她却兀立不動，等它快要飛到自己面前，陡的伸出那柄烏金短劍來，向着桶底一扎，只聽見叮噹兩聲，火星四濺，癲道姑這一劍竟把鐵桶格住，那巨大的鐵桶，就像雜技人耍的飛碟圓盤一般，滴溜溜的轉動，乾隆帝雖然沒有高深武功，看了也咋舌搖頭，因爲癲道姑這烏金短劍一刺鐵桶，必定要刺着它的力點，方才可以抵消力道，不然的話，那怕有毫厘分寸的錯誤，這鐵桶不難一下撞中頭臉，不死也要重傷！癲道姑使了招「定陽針」格住鐵桶，冷笑說道：「一別五年，我以爲你這老怪物，有甚麼了不起，除了把木桶改做鐵桶之外，不外如此，還給你吧！」說着提起左掌向桶底一拍，呼的一响，那鐵桶立即倒飛回來，向怪老人頭頂砸去！

怪老人喝了一聲：「好招！」兩手向地一撑，一個跟斗跳了起來，雙腿向上一拐，直踢起來，那姿勢就像打鞦韆一般，左脚踢着了桶邊，轟的一聲大响，右脚穿着了桶底，忽的一响，整個身體裝入桶裡，乍眼看去，就像空中飛人一般，乾隆帝看得喝了聲采！怪老人連人帶桶向地一滾，轟隆隆，捲向癲道姑的脚下，人未逼近，嘩朗，抖出一條奇形怪狀、週身掛滿尖刺的鐵鞭來，呼呼兩响，猛向癲道姑下三路掃到！

癲道姑冷笑說道：「幾年不見，老怪物原來練了這根打狗鞭，哈哈哈！」口說着話，手底下並不閒，嗤的一劍，「力劃鴻溝」，蕩開鞭身，反手一劍，「順水推舟」，刺向怪老兒右耳朵「竅陰穴」，斜削肩井，怪老兒連人帶桶向地一倒，轟隆轟隆，一連幾下滾轉，他在滾轉時候，已經呼呼呼的三

响，着地打出三鞭，癲道姑却用飄忽無定的身法，東閃西躲，連避三招，嗤嗤，回刺兩劍，兩下裡翻翻滾滾，在樹林裡鬥了三十多個照面，不分勝敗！

酣鬥之中，怪老人突然把雙手向地一撑，撲通，連人帶桶直跳起來，帶刺長鞭向空中一盤，呼的一响，向癲道姑當頭打落，這一下來勢猛惡之極！洪仙韻只好向後一跳，怪老兒陡的叫了一聲：「慢着！」癲道姑不禁愕然，只好停手，惡狠狠的問道：「東萊老怪，怎的打了幾十回合，就不再打？敢情是服輸了嗎？」那名叫東萊老怪的怪人冷笑道：「胡說！甚麼叫做服輸？你姓洪的本領，我寇東萊難道還不清楚嗎？不過再比下去，還是五年前那個老樣子，大家也比不出甚麼來，還是留爲異日再決雌雄吧！喂！廢話少說，躲在大樹上的，是肥羊嗎？」癲道姑瞋目說道：「寇老頭子，不見了你許多年，怎的仍然不改賊脾氣？」寇東萊呵呵一笑，說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吃過這一行飯，再也不能改的啊！老實告訴我一句吧，你剛才做的是甚麼買賣？」

原來這練桶子勁的老頭子，姓寇雙名東萊，是新疆出生的漢人，年青時候做了馬賊，後來升做馬賊頭領，可是他有一年在南疆和闐附近的沙漠裡，截刦一批商客，吃了一個漢人鏢客的大虧，幾乎連性命也送掉，經過這次挫敗，寇東萊負氣之下，逃進了念青唐古拉山，要想跳崖自殺，那知道就在這時候，遇了一個天竺國的僧人，把他救回，這天竺和尚是瑜伽派有名的高手，精通禪經佛理，看見寇東萊還在壯盛之年，就要尋死，便極力點化他，寇東萊恍然大悟，就拜在那天竺和尚的門下，跟從他練瑜伽本領，修心養性，這樣過了十多年，天竺僧人一病身故，寇東萊沒了管束，舊日的野性又漸漸發作，這時候他已經得到瑜伽密宗氣功的入門訣要，收伏了一隻禿鷲鳥，又在天竺僧人的遺物裡，找

着一本道書，可以無師修習，越發驕橫自恃，寇東萊索性製造了一隻木桶，把身體藏在木桶裡，着手練桶子勁，他這一套超卓獨特的武功，居然在南疆一帶，大放異彩，打倒好幾個成名英雄，寇東萊更加以爲了不起！天下無敵，做起獨脚大盜來了！癲道姑就在五年以前，曾經和寇東萊在白龍堆沙漠裡交手，拚鬥了大半天，酣戰三百多合，不分勝負，兩個一直打到精疲力盡，方才罷手，這就是他們兩人打成相識的經過，後來寇東萊到了南天山，無意中跟金弓郡主孟絲倫、伊麗娜遇個正着，恰好史劍虹兄妹在林中刺死了他豢養的禿鷲鳥，寇東萊看中了史劍虹所使的斷虹劍，借題生事，藉口那隻禿鷲鳥是他養的，自己靠牠獵食，給史劍虹刺死，要他的斷虹寶劍賠償，那知道他這一回撞在硬釘子上，非但奪劍不成，反而吃了史存明的大虧，連木桶也破做兩半，如果不是史存明有意留情，寇東萊已經斷送了性命！他本來是個量窄心毒的人，對這次敗在史存明手裡，認爲是有生以來的奇恥大辱！一心要想報仇，可是自己師傅死了，沒有明師指點，自己的瑜伽術不能够再有進一步的造詣，寇東萊心心不忿，就着那天竺僧人遺下的經書圖譜，盲目闖練起來，他另外打造了一隻鐵桶，練顚倒乾坤上下的功夫，經過幾個月的苦練，雖然有了進境，仍舊不符自己所願，寇東萊突然把心一橫，決意東來中土，找尋瑜伽派的高手，切磋琢磨，因爲西域人烟稀疏，武家高手寥寥無幾，中原文物鼎盛，藏龍臥虎，高人異士所在多有，自己只要耐心尋訪，不愁找尋不到，他主意決定後，便自離開塞外，直往中原，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果然到了江南，那知無巧不巧，就在茅山脚下跟癲道姑洪仙韻遇個正着！

洪仙韻聽見寇東萊這樣的一問，哈哈笑了兩聲，說道：「不錯，我剛才正在做買賣，躲在樹上那

位，正是天下第一隻肥羊哩！」寇東萊驚訝的問道：「天下第一肥羊？他是百萬財主嗎？那好極了！你在他身上發够了財之後，交他給我，讓我也發一筆橫財吧！」原來癲道姑和寇東萊兩個人，在西域的時候，不時做些沒本錢的買賣，（所謂沒本錢的買賣，就是打家刦舍，殺人越貨。）所以寇東萊說出這幾句話來，躲在樹上的乾隆帝聽了，不禁暗裡叫苦，想道：「不好！如果這癲道姑變起心來，朕就要死無葬身之地！」

癲道姑呵呵一笑道：「不錯，這人不但是百萬財主，還是天下第一財主，你要在他身上發一筆大財嗎，容易之極，只要聽我一句話便行啦！」寇東萊好比丈八金剛，摸不着自己的頭腦，連聲問道：「聽從你甚麽話？你這幾句話是甚麽意思？」

洪仙韻見他還不明白，縱聲狂笑起來，笑了一陣，方才說道：「你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這個天下第一財主，就是當今的皇帝啊！」

寇東萊聽了這兩句話，不禁嚇一大跳，說道：「當眞的嗎？這是皇帝，皇帝怎會躲在樹上？」乾隆帝眞個是啼笑皆非！癲道姑大笑道：「皇帝躲在樹上，你覺得稀奇嗎？陳叔寶也躲在胭脂井哩！這位皇上本來住在北京皇城，不知怎的，心血來潮，微服巡遊江南，却教我遇上了，你說湊巧不湊巧，是不是我的福氣？」寇東萊面上現出羨慕的神色，正要開口，可是不旋踵間，他伸手搔了搔頭皮，說道：「哦！原來你把皇帝綁票，這件事危險啦！如果成功，固然可以發財，一個不巧，就要千刀凌遲，身敗名裂！」洪仙韻立即喝道：「老怪物滿口胡說！那一個千刀凌遲，身敗名裂，老實跟你說，我並沒有綁架皇帝，却做了皇帝的侍衛哩！」

東萊老怪吃了一驚，他立即把腰身一挫，縮回桶裡，就要離開樹林，洪仙韻伸手一攔，笑道：「你要走嗎？大家不見了許多年，應該敘一敘舊啊！」寇東萊搖頭道：「沒有橫財可發，那個有興緻跟你敘舊，我還要到別處發財，再見！」癲道姑笑道：「你真正是財迷心眼，蠢東西，放着這個天下第一的大財主，你難道不打打主意？」寇東萊愕然道：「你不是皇帝的侍衛嗎？怎會對我說這些話？」

洪仙韻道：「你真正是天下第一蠢才，老怪物，你可以做皇帝的侍衛，俗語說得好，宰相家人七品官，你把一身本領，賣給皇帝，不是有財發嗎？放着現成的鐘不打，却去另外鑄鐘！你說你是不是天下第一蠢物！」寇東萊聽了心中一動，他遲遲疑疑的說道：「唔！我以為你這癲傢伙有甚麼好路道，原來叫我做官，給皇帝當奴才！哼！伴君如伴虎，這個奴才還是由你當吧！」癲道姑雖然生性怪僻，却是絕頂聰明，她已經看破寇東萊的心理，他的嘴頭雖然强硬，却是怦然心動，癲道姑冷笑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甚麼奴才與不奴才？一個人練了本領，不去博取功名，換個封妻蔭子，難道要造反嗎？這位皇帝最愛人材，禮賢下士，你如果跟他做侍衛，他不用你叩頭跪拜，也不用你自稱奴才臣下，合則留不合則去，甚麼叫伴君如伴虎？你不是整天想發財嗎？做了皇帝侍衛，威風八面，不盡財源滾滾而來哩！」

寇東萊本來是個十分貪財的人，只要看他在南天山密林之內，要想攘奪史劍虹的寶劍，他的為人，便可以想見一斑了！這次聽了癲道姑一番說詞，心裡微微一動，呆在當地，癲道姑陡的向樹上一跳，把乾隆帝抓住衣領，奮身一躍，輕飄飄的跳落平地，喝道：「老怪物！快來參見皇上！」

乾隆帝是個聰明睿智的天子，他不等寇東萊開口，已經說道：「這位老英雄高姓大名？朕剛才看

了你的奇功絕技，覺得你有這樣一副身手，如果不為朝廷所用，譬之如明珠在盒，美玉在璞，十分可惜，朕今日巡遊江南，獨求民隱，正要簡選勇武之士，老英雄如果肯效勞，在朕正是求之不得，不知道老英雄有這意思嗎？」乾隆帝這一番話，說得十分謙恭卑下，寇東萊再也不猶豫了，立即把雙膝一屈，跪在地上說道：「皇上！老朽剛才十分無禮，務請海量寬恕！」

癲道姑知道寇東萊這一跪下，就是答允的表示，不禁喜出望外，乾隆帝立即伸手向內衣袋裡，取出一塊九龍玉佩，塞在寇東萊的手裡，說道：「卿能公忠為國，朕甚嘉許，這塊玉賞給你，立即護送朕回蘇州去吧！」寇東萊一望這塊漢玉，青綠透明，畧作如意之形，通體沒有半點瑕疵，他做了半生强盜，當然識貨，一看之下，便知道是價值連城之寶，更加喜歡得心花怒放！其實這一着正是乾隆帝手段厲害的地方，他知道寇東萊素性貪財，立即賞了他一塊漢玉佩，這一下果然叫寇東萊死心塌地，做了乾隆帝的貼身侍衛，他嗣後跟史存明父子、金弓郡主、岳金楓這班英俠之間，鬧出一連串的龍爭虎鬥，各位請看下文便知道一切，表過不提。

再說乾隆帝在半日之內，因禍得福，網羅了兩位風塵異人，替他效力，心裡十分高興，向癲道姑說道：「兩位卿家，天色已不早啦，無謂在這裡流連了，返回姑蘇去吧！」癲道姑點了點頭，寇東萊拾回鐵桶，一行三人離開茅山，動程返回蘇州，半日之後，已經回到姑蘇城。這時候乾隆帝已經失踪了四日四夜，今天剛好是第五天，蘇州城裡的大小官員，由江蘇巡撫起，包括和坤在內，焦急得好比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打算再過幾天，如果找不着乾隆帝，就要用十萬火急的公文，報告京師，請皇太后裁決，由皇太子監國，或者是另立新君，那知道乾隆帝在兩位異人翼護之下，安然的回來了！和坤

跟一班大小官員，當堂如釋重負，把乾隆帝接到知府衙門裡，向聖躬問安後，請問一切情形，乾隆帝把自己在虎丘劍池邊被刼持之後，被囚廢園，在茅山遇險的經過，約畧說了。和坤聽得勃然變色，說道：「皇上眞正是百靈呵護，洪福齊天，可是這一班叛逆實在斗胆極了，簡直是無法無天，奴才以為皇上應該立即下旨，大搜全城，通令江南各地官府，緝拿這兩個老道人歸案！」

乾隆帝却是搖了搖頭，說道：「朕已經安然脫險，些須小事，何必耿耿於懷，就算了吧！」這些文武官員聽了皇帝這幾句話，方才放下心頭大石，因為乾隆帝已經脫險了，最怕的是皇上受了羞辱，心心不忿，限令地方官府，尅期捉拿挾持皇帝的人，鬧出軒然大波，到那時候，眞正是滿城風雨呢！乾隆帝又向江蘇巡撫道：「朕在虎丘遇險，卿是一省撫台，不能逃失察之咎，姑念爾過去尙無過失，罰俸三月，以資示儆，去吧！」江蘇巡撫嚇得汗流浹背，不住叩頭如搗蒜，一迭連聲的說多謝聖恩，和各官員退下。原來滿淸官塲，官吏犯了過失，重罪的固然要抄家斬首，輕的也要解除官職，掛印回里，永不錄用，罰俸就是停止支付官家俸糧，算是最輕的懲戒哩！（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滿淸一代官吏，都是貪墨的多，淸廉的少，十居其九，都是靠搜刮貪污來中飽私囊的，俸銀不過佔收入的少數，就是罰他停俸，也不過如九牛之去一毛罷了！）乾隆帝發落了江蘇巡撫之後，向和坤道：「朕在蘇州已經躭擱了將近一月，意興索然，還是到南通縣去吧！」

乾隆帝說要到南通縣，和坤心裡明白，皇上還要追查陳閣老族譜的事情，祇好點了點頭，便吩咐小安子摒擋一切，離開蘇州。癲道姑忽然向乾隆帝說道：「貧道是個出家人，又是女子，如果跟皇上同走一路，未免驚世駭俗，還是先走一步，到南通縣候駕吧！」乾隆點了點頭，他知道癲道姑的生性

有如天馬行空，不慣拘束，祇好由她先行出發，到第二天早上，君臣一行離開了蘇州，渡江而北，向南通縣進發。

再說史存明這一班英俠，在史承澤家裡，等了半天，史承澤和史劍虹、狄鵬衆搜遍了附近一帶山野，也不見乾隆帝踪跡，懊喪折回，金弓郡主孟絲倫道：「這個躲藏在承姪家裡的陌生中年客，是不是乾隆帝，我們不曾見過他的面，還不能够安下判斷，祇好作為思疑罷了！」原來在孟絲倫的心目裡，作為一個萬乘之尊的皇帝，決沒有一個人躲在荒山野嶺，連一個侍衞也沒有的道理！她那裡知道有一段曲折隱情，乾隆皇帝是被癲道姑洪仙韻挾到茅山頂上的呢！史存明點了點頭道：「賢妻說的甚是，咱們暫時把這件事躭下不談，承姪，你有練過本領嗎？」史承澤道：「稟告伯父，小姪幼蒙孤露，先父早亡，荒山裡沒有人指點武藝，小姪無師自通，胡亂練了一些粗淺功夫而已！」

史存明道：「你既然不曾練過本領，我看在令先祖德威公的面上，把你收做徒弟，跟他們一同學武藝吧！」史承澤喜出望外，立即跪在地上，叩了幾個响頭，史存明道：「姪兒，你的骨格粗壯，我先傳你一點外家功夫，武功之道，譬如烟海，渺無涯際，不過你是德威公的後人，奉母山居，如果沒有一點本領防衞自身，畢竟吃虧，我先傳你一點粗淺口訣，別小看了這些入門功夫，如果練成，等閒十來個壯漢，也不是你的敵手，我們還有要事，不能久留，祇可以逗留幾天，你自己依法練習便了！」史承澤唯唯應命。史存明果然在他的家裡住下來，一連住了三天，他把地缺翁圖譜入門的口訣教給史承澤，到第四天早上，史存明一行人離開茅山，史承澤母子一直送出青林坡山口，方才依依惜別。

他們走出茅山不遠地方，就是句容縣城，史存明有心刺探有關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的消息，當天晚上，便在句容縣投宿客店，這時候因為乾隆帝剛剛返回蘇州，江南各縣解嚴不久，可是那幾天的緊張情形，不少住店客人還拿來當作話柄，有的埋怨官兵檢查時候，混水摸魚，拿走了自己的銀錢，有的訴苦因為水陸交通梗阻，累得自已做了虧折的買賣，總言之是民怨沸騰，不一而足，史存明聽在耳裡，暗暗吃驚，難道乾隆帝巡遊江南， 眞正出事？不然的話 ，江南各地怎會突如其來的幾天大戒嚴呢？他把這個疑團向妻子孟絲倫說了，孟絲倫沉吟半晌，方才說道：「道聽途說之言，不足入信，咱們還是先到蘇杭二州去走一遍，因為蘇杭兩地，自古以來，稱做錦繡天堂，乾隆帝除非不巡遊江南，如果巡遊的話，一定經過蘇杭二州，我們着眼在這兩個地方，雖然不中，也不遠了！」史存明矍然說道：「對！咱們先到蘇州，再到杭州，和坤奸相跟乾隆帝形影不離，一眼便可以看出來，咱們先殺奸相，為民除害！」在句容縣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來，史存明一行六人，又向蘇州進發。

出了句容縣城，不到半天，已經到達金壇縣境，這是一個小小縣治，史存明為着要趕路到蘇州，索性不進縣城，就在城外一個名叫李家集的小鎮，揀了一間飯舖吃飯，江南地方本來富庶，可是這李家集不當驛路，飯舖裡祇有饅頭和羊肉滷麵，史存明進舖坐下，吩咐店舖弄六份滷麵來，大家正在那裡說着閒話，忽然聽見大街上一陣銅鈴響，甚是刺耳，史存明六人不約而同的，扭頭向外一看，原來鎮外跑來一匹叫驢，驢背上坐着一個管家模樣的半老頭子，身後跟着一個健僕，那叫驢的背後，還背了一個長方形的包裹，他們來到飯舖門外，這老管家忽然跳下驢背，叫道：「進福，咱們跑得累了，就在這裡歇歇，吃一碗麵！」

健僕抹了抹額上的汗珠，把叫驢拴在店門口一株綠槐之下，那管家裝束的老兒把包袱挽在手裡，踱進店裡，這包袱十分沉重，老管家挽着它十分吃力，史存明岳金楓都是行家，一眼便看出這老管家和健僕，都是不會武功的人，這長方形包袱裡面必定是一隻盒子，盒子份量這樣沉重，多半是裝着黃金，史岳兩人不由互相看了一眼，老管家和健僕就在史存明的隣位坐了下來，叫了一碟饅頭，幾色拼盆冷菜，低頭大吃，吃得十分匆忙，史存明知道這兩主僕一定急於趕路，不由心裡一動，就在這時，店門外突然响起一陣嗚嗚的竹笛聲，和一陣丁冬丁冬的二弦聲响，史凌霜轉臉一看，不由咦的一叫！

原來店門口的綠槐樹陰下，不知在那個時候，來了兩個怪樣異相的漢子，這兩個漢子年約四旬，江湖賣藝人的裝束，衣衫襤褸，左邊一個臉如黃蠟，三角眼蒜頭鼻，彷彿帶着病容，右邊一個面如白灰，倒搭眉毛，形如弔客，左邊漢子唇邊吹奏竹笛，右邊怪漢手裡奏弄二弦，像討飯不像討飯，似流氓不似流氓，奏出來的樂聲，一點也不好聽，令人聽了耳煩心燥，那老管家正在低頭吃着饅頭，一聽了笛聲和二弦聲，立即抬起頭來，瞥見了這兩個江湖賣藝漢子，彷彿吃驚不小！向那健僕說道：「進福，你快看看，又是那兩個傢伙！」這名叫進福的健僕道：「安伯，這兩個漢子昨天跟踪了我們一整天，現在又鍥而不捨，多半對咱們不懷好意，咱們還是報官吧！」老管家搖了搖頭，說道：「報官不行，咱們抓不着証據說他是壞人，而且官府衙門，咳！衙門八字打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還是少惹點麻煩吧，這饅頭不吃了，走！」他立即喊店夥會帳，健僕慌忙說道：「咱們這樣走出鎮甸，不怕……」老管家道：「那倒不怕，光天化日之下，諒他們還不敢動手，現在天色還早，趕到蘇州便沒事啦！」他兩人給了饅頭錢，匆匆走出飯舖，解下叫驢，一騎一步揚長去了。說也奇怪，那兩個怪漢子在這兩

主僕離開李家集的時候，彷彿像沒事人似的，照樣吹奏二弦竹笛，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

但是當老管家和健僕的背影消失在鎮口的時候，這兩個怪漢立即停止彈弦竹笛，嘰嘰咕咕，交談了幾句暗語，便自邁步如飛的去了，史存明一聽之下，立即說道：「岳兄，不好！這兩個傢伙要殺人越貨！」岳金楓怔了一怔道：「光天化日，人烟稠密，他們不會這樣大胆吧！」史存明道：「這很難說，有本領的獨脚大盜，在鬧市中殺人，好比家常便飯，咱們無意中遇了這件事，不能不管，快趕！」大家匆匆把店夥送來的滷麵吃完，給了麵錢，老少六人齊齊上馬，直向鎮外追去！

李家集鎮以西五里外，有一列矮小的山崗，名叫做鳳鳴崗，樹木叢雜，人烟稀少，史存明岳金楓兩人，並馬如飛，一路上蹄聲得得，烟塵滾滾，不到半晌，已經趕到鳳鳴崗下，不經不覺紅日沉西，夕照染嵐，祇見剛才那兩個怪模異相的江湖賣藝漢子，面有怒色，氣沖沖的回轉，一邊走一邊說道：「咱們做了十多年的買賣，這次眞是瞎了眼睛，觸着霉頭，害了兩條人命！一點油水也得不着！」

史存明坐在馬上，梟頭一看，祇見鳳鳴崗下，僵伏着兩個人，正是那老管家和健僕，連那叫驢也仆跌在茂草裡面，看來連牲口也被他宰掉了！史存明一股熱血，湧上心頭，兩條腿一夾馬腹，潑剌剌的直衝上前，喝道：「好賊，殺了人命，待要跑到那裡去？」

這兩個怪漢子正是本書上文的追命鬼吳罡，和勾魂鬼邵武兩人，也是管寒溪、桂月娥四人路過安陽，在藥師王廟聯劍打敗了的中條雙鬼，他們自從上次吃了武當四俠的苦頭，又給癲道姑洪仙韻如弄孩提的戲耍了一頓，弄得灰頭土臉，再也在北方站不住脚了，便跑到南方來，路過金陵附近的龍潭鎮，跟老管家主僕遇上，中條雙鬼本來是個積年慣匪，他看出這管家老頭子行色匆匆，包袱沉重，估



中條雙鬼把老管家和健僕殺死後，把那楠木盒劈開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

量他兩主僕身上，必定携帶大量金銀，吳罡邵武兩人不由起了盜心，一路跟踪下來，不過由龍潭到句容、金壇這一段路，全是江南沃野，阡陌相連，人烟稠密，中條雙鬼雖然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也不敢冒失動手，一直追到鳳鳴崗下，看見這裡荒崗横亘，人烟寥落，方才追上前去，把老管家主僕殺死，奪下他的包袱，那知道打開來一看，包袱裡面除了幾件衣裳，一些散碎銀両之外，祇有一個楠木製的描金盒子，中條雙鬼不禁大失所望！他們起先以爲那楠木盒裡，可能有珠寶之類貴重貨物，誰知他倆把楠木盒劈了開來，裡面並沒有甚麼珠寶，祇有一卷族譜，這一下眞個把中條雙鬼的肚皮幾乎氣破！

吳罡邵武兩人，起先還不明白那隻楠木盒子，怎的這樣沉重，等到細心一看，方才明白過來，原來這盒子是用楠木做面，裡面却鑲了厚甸甸的鉛皮，厚凡三寸，怪不得乍眼看去，眞個像帶了幾斤黃金一模一樣哩！對方用這樣一隻裝璜華貴；堅固異常的盒子收藏一卷不值錢的族譜，眞個是意想不到！中條雙鬼估不到殺害了兩條人命，刼回來的東西，竟是一卷廢紙，眞個氣得三屍暴跳，五內生烟，滿肚皮的怒氣正沒有地方發洩，史存明已經趕到！

中條雙鬼聽見史存明這樣一喝，好比火上添油，追命鬼吳罡一聲冷笑道：「老子殺人越貨，等閒得像家常便飯，你是六扇門裡面的走狗嗎？胆敢多管閒事，想是活得不耐煩啦！」史存明還未回答，岳金楓冷笑道：「不錯，我們就是最愛多管閒事，你把剛才打刼的東西拿出來，還可以佛眼相看，假如有半個不字，哼！我自然有本領，把你打得像狗一般爬在地上，知道沒有？」

吳罡邵武兩人，都是横行慣了的江湖劇盜，幾時聽過這些言語？不禁勃然大怒，各自矮身一挫，

就要飛撲上前，史劍虹、史凌霜、狄鵬舉、孟絲倫四人陸續乘馬跑到，史劍虹兄妹高聲大叫：「爹爹！岳叔父！不用你們出手，讓我們收拾這惡賊！」

第卅二回：荒岡鏖戰小俠逞英豪

兩個少年英雄話聲未絕，已經飛身下馬，雙劍同時出鞘，直向中條雙鬼奔去，史存明笑了一笑，便和岳金楓退後幾步，讓他們兩兄妹出場，中條雙鬼看見這兩個少年男女雖然年青，男的像玉樹臨風，女的似芙蓉映月，爽英之氣逼人，再看見他們飛身下馬的身手，亮招進劍的敏捷，一望而知，就明白對方的武功，得自高明傳授，雙鬼那裡還敢疏神大意？吳罡立即把竹笛一橫，擋住了史劍虹，邵武把二弦一撥，丁多幾响，截住了史凌霜，四個人就在土崗之下，分做兩對拚戰！

史劍虹素性嫉惡如仇，他知道對方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大盜，下手更不容情，施展雷電披風劍法，長劍一指，「雷神揮鑿」，直刺追命鬼的胸膛，少年英雄用的斷虹寶劍，尋常兵刃一撞便斷，不過追命鬼吳罡的竹笛，却是自成一派，史劍虹一劍刺來，他喝了個好字，先用「七星步」法，向左一閃，史劍虹一劍不中，招中套招，劍光一轉，「電母照鏡」，斜削敵人腰肋，爲勢之速，直同風掃落葉，吳罡却順着敵劍來勢，把竹笛向前一點，叮噹，擊在劍身上，這一下「判官點簿」，居然以巧借力，把史劍虹的劍點震得歪了一歪，向旁邊蕩開去，追命鬼趁勢手腕一翻，刷刷兩笛，指東打西，似左反右，連環兩招，把史劍虹逼得後退三步，少年英雄估不到這癆病鬼也似的傢伙，武功居然這樣奇詭，大吃一驚！立即把斷虹劍一收，用沉穩的劍法防守，不跟對方搶攻，這樣一來，打了個銖錙並較，不分勝負！

那一邊史凌霜和勾魂鬼邵武交手，也是旗鼓匹敵，史凌霜的劍法，和史劍虹造詣相等，可是說到武功火候，却比兄長畧爲遜了一着，她起先要在爹爹面前逞能，又見對方用一具二弦來做器械，迹近兒戲，所以史凌霜一上來，立即施展開迅疾猛辣的飛龍劍，頭一着「雲龍現首」，嗤的刺向邵武咽喉，第二招「神龍掉尾」，颯的斜削敵肋，第三招「龍王行雨」，劍尖下刺足踝，剎那間連攻三招，這是金主弓郡主孟絲倫，已故師傅飛龍師太的厲害煞手，她以爲對方一定難以抵禦，那知道邵武却是一聲陰惻惻的怪笑，二弦一橫，向小姑娘劍身迎去，史凌霜陡覺劍身一緊，自已的寶劍如同刺入一堆亂絲之中，被一種無形的粘力纏住，不禁嚇了一跳！邵武順手一彈，二弦丁多幾响，史凌霜乍聽樂聲節拍，心神微分，勾魂鬼突然反手一掌，向她面上拂來，接着二弦一遞，照她右肋下太乙穴撞到，這一下掌法和器械並用，史凌霜非要撤劍跳後不可，好在她畢竟是名家子弟，聰明絕頂，立時把嬌軀一聳，向上躍起，趁勢一拖寶劍，這一下叫「蟄龍升空」，用得恰到好處，把劍尖由敵人弦軸幾根弦線之中，硬奪出來，反手一劍，用了着「驪龍探珠」，反刺邵武腦勺後面的「陰谷穴」，劍光閃處，把勾魂鬼逼退兩步，邵武雖然兇橫，看見史凌霜這一招解救自身，妙到毫巔，忍不住喝了個好字，二弦一揮，如狂風疾掃，歪歪斜斜，接連幾下怪招，跟史凌霜的飛龍劍法打得風旋雲轉，難分軒輊！

史存明和岳金楓兩人，都是武學的大行家，一看中條雙鬼的出手，便知道對方的武功，神奇詭辣，跟中土武林各派的門戶，全不相似，尤其是他們能够用竹製的短笛，椰木造的二弦，當作武器，跟敵人的眞刀眞劍拚鬥，絕不吃虧，可見他們的內功，也有相當的造詣了！不過史劍虹兄妹兩人，還是初出茅廬，便跟這兩個劇盜打個平手，經已難得，史存明暗裡欣幸，自已教兒女的心血並沒有白

費！岳金楓也是抱着同樣的心理，嘆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豪傑出少年，眞正是一點不錯！」

戰到分際，中條雙鬼突然交換了幾句暗語，左右一分，就像要逃走的樣子，史劍虹史凌霜兄妹雙雙向前一截，說時遲，那時快！嗤嗤幾响，幾道寒光由吳罡邵武二人的手上，直飛出來，射向史家兄妹的面門，狄鵬梟失聲叫道：「哎呀！」可是一刹那間，史劍虹兄妹劍光一閃，竟把寒星格落塵埃，兩個少年英雄雙雙把手一揚，中條雙鬼驚叫一聲，身子連幌幾幌，看模樣要倒下，可是不旋踵間，他們把四肢一挺，一個虎跳，縱出兩丈以外，抄過鳳鳴崗右邊的山坳，一溜烟扡似的逃去，刹那之間，跑得沒影無踪！

這是甚麼把戲呢！原來中條雙鬼跟史劍虹、史凌霜兄妹拚鬥了四五十合，覺得這兩個少年男女的劍法，緊密異常，神出鬼沒，自己用盡本領還是戰個平手，還討不了一絲一毫的便宜，對方還有四個人袖手旁觀，萬一他們加入戰團，自己如何抵擋得住！何況這鳳鳴崗一帶，也不盡是荒僻無人的地方，萬一驚動官府，自已更不容易兎脫！還是趁着現在氣力未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中條雙鬼之中勾，魂鬼邵武比較陰沉一點，不似吳罡暴躁，立即向同伴招呼了兩句暗語，（這些暗語是他們兩人通用的，別人聽了完全不懂）吳罡立即會意，他首先把竹笛一抖，呼呼呼，在刹那的功夫，一連抖出五笛，在劍光飛舞中，乘隙抵瑕向史劍虹下身大穴點到，史劍虹立即向左邊一幌身軀，閃讓敵招，那知道追命鬼吳罡陡的把笛孔一按，格登兩响，藏在笛身下半截的兩支三稜喂毒飛針，由笛頭圓孔內，噴射出來，向史劍虹兩眼飛去！

這一邊勾魂鬼邵武也配合了同伴的動作，他把二弦一轉，表面上似乎要用弦軸上的烏金弦線，絞纏敵人寶劍，突然把二弦平胸一舉，用了招「封金掛印」，弦線丁冬幾响，二弦的肚腹彈出三枚鋼錐，這鋼錐形如棗核，却是純鋼打造，每顆有一両重，錐身浸了極厲害的毒藥，三枚一齊迸發出來，中打胸腹，上取面門，中條雙鬼這一下兵双裡施展暗器的毒着，本來十分難避，可是史家兄妹的臨陣經驗，雖然欠缺，却是手急眼快！而且過去聽見父親史存明說過不少對陣的故事，知道有些左道旁門的武學名手，專在兵双裡面夾着暗器傷人，像白髮女巫薩菩婆，她的金蛇杖裡藏着修羅神針，當年自已的母親孟絲倫，一時不察，吃了大虧，幾乎送命，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証，（經過請看拙著「冰原碧血錄」）雙鬼的暗器才一飛出，史劍虹史凌霜立即兩劍交柯，呼的一繞，一個劍光由右向左，一個劍光由左轉右，兩道劍光合成一個圓弧，叮叮幾响，把中條雙鬼發出來的毒釘毒錐打落地上，吳罡邵武却趁勢一騰身，跳出圈外，轉身便跑，史劍虹身手奇快，一探臂取出兩根烏木神錐，肩頭幌處，手臂一揮，叫了一聲：「着！」呼呼，兩道烏光疾射過去，史凌霜也在同一時候，藏手揚處，打出兩支鋼鏢，這一下出手還敬，動作神速，追命鬼吳罡右肩背的「魂門穴」，吃了史劍虹一支烏木神錐，勾魂鬼邵武的屁股後臀，也着了史凌霜一鏢，幾乎跌倒在地！好在他們內功深厚，雖然受傷，立即運氣一轉，挺身站定脚步，再使出草上飛行功夫來，沒命奔逃，眨眼之間，便被他們跑出視野之外，隱沒在山坳轉角處！

史劍虹、史凌霜還要啣尾追趕，史存明高聲叫喊道：「虹兒！霜兒，不要追趕，窮寇莫追，由他去吧！」史劍虹兄妹只好憤然止步，齊聲說道：「便宜了這兩個狗賊！」岳金楓却一溜烟跑向山坡下，看看老管家和健僕的情形，他低頭一看之下，立即叫道：「明兄過來！老的一個還不會死去

哩！」

史存明夫婦聽見岳金楓這樣一說，連忙翻落坐騎，走上前去，果然沒有說錯，那健僕已經死在地上，頭腦破裂，七孔流血，死相奇慘，想是被勾魂鬼邵武用二弦照頭猛拍一下，送了性命！那個老管家呢？背心却揷了一柄匕首尖刀，半截刀身揷進心房，看來是傷在要害，已經無救，可是他仍然可以發出微弱的呻吟聲，史劍虹立即把老管家扶起來，向孟絲倫叫道：「我的行李有金創藥，趕快拿來！」金弓郡主搖了搖頭道：「這人傷入膏肓，不能挽救的了，你一擺治他的傷口，死得更快！我看還是趁他未斷氣之前，叫他說出一切吧！」史存明恍然覺悟，就着老管家的耳邊說道：「你叫甚麼名字？是那裡人！怎樣叫強盜跟上，快說出來，我給你安排後事，代你報仇雪恨！」

老管家微微翕了翕眼皮，說道：「我我……我不成啦！你也不用替我報官，描金盒裡面那一卷族譜，你點火燒了它吧！」史存明不禁一愕，孟絲倫秀目一瞥，看見十幾步以外的草叢裡，丟棄着一隻劈開了的楠木盒子，她立即過去拾起來，果然不出所料，盒子裡面有一個紙卷兒，上面還有標簽，寫着浙東海門陳氏族譜八個正楷字，下面還有「男世倌敬書珍藏」七個蠅頭小字，金弓郡主怔了一怔，開口問道：「咦！這是陳世倌的族譜，陳世倌是那一個？」

岳金楓吃了一驚，說道：「陳世倌嗎？他是前朝的閣老大臣，雍正初年告老回里，聽說他操守清廉，還算是一個好官！」金弓郡主孟絲倫更加詫異，說道：「原來是一卷族譜，別人拿去不值一文錢，這兩個狗強盜白日行兇，傷害人命，難道就是要刧這張廢紙嗎？」史存明看了看盒子裡面，裝了鉛厚，恍然大悟過來，笑道：「哦！原來這樣，連我也看差了眼，這盒子是楠木造的，夾層鑲了鉛

塊，沉甸甸的，那兩個强盜以爲它是一盒子黃金哩！」

岳金楓立即向那傷重垂危的老管家問道：「你是陳世倌的家人嗎？怎的要把族譜帶在外邊亂跑呢？」那老管家很吃力的搖了搖頭，說道：「不不，不是，我我，我不是陳閣老的家人，我是中堂學士劉鏞大人的管家，名叫劉安，奉了老太爺的命令，要把這卷族譜交回陳家，因爲它本身藏了一件抄家滅門的大禍，我是活不成了，各位做做好心，把它燒了，天下太平，保佑幾位公侯萬代！」說到這裡，劉安面上的肌肉一陣抽搐，腦袋一垂，嗚呼送了性命！史存明夫婦和岳金楓面面相視，嘆息不已！

沉默半晌，史存明道：「岳兄！這老管家死得可憐，君子不負人之所託，還是把這卷族譜燒了吧！」岳金楓忽然說道：「且慢，這一卷既然是陳世倌閣老的族譜，怎會到了中堂學士劉鏞的手裡？劉家怎的又要差人把它帶出來，送回給陳家的人，這一層已經可疑，還有，劉安臨死之前，怎的口口聲聲叫我們燒了這族譜，說甚麼內裡包藏了一件大禍，咱們難道不想一想嗎？」孟絲倫道：「既然大家起了疑心，爽快地打開來，看它一看便了！」

岳金楓大笑道：「還是嫂子爽快！管他滅門與不滅門，大禍與不大禍，打開看了再說！」金弓郡主立即把卷軸打開，那知道紙卷才一舒展，颯聲微响，掉出一封書信，史存明十分奇怪，拿起來看，信封上寫了兩行字，是用硃砂寫的，正中寫着：「海門陳公世倌密函」，旁邊還有一行小字，竟是：「俟吾謝世一百年後，後世子孫方可開拆。」金弓郡主笑道：「甚麼書信？要人死了一百年才可以開拆，這樣神秘？」

她說着嘶的一响，把封皮撕破了，抽出那張信箋紙來，史存明、孟絲倫、岳金楓六道眼光向信上看去，只看了五六行，個個面上變色，異口同聲說道：「哎呀！宮廷裡面竟有這樣一件怪事！」

原來陳世倌的遺書內文，是這樣的：

「余為閣老大臣，玆以秘事一則，告汝子孫，曩年余服官京師，誕育一麟，尚在襁褓之中，未及湯餅彌月，今上雍正皇帝當時尙未正位大寶，居雍王邸，八月朔日辛巳，王妃阿魯特氏忽遣侍女二八來，謂悉吾妻誕一男，請抱進雍王邸一面，並有賞賜，吾妻與雍王妃稔熟，不虞有他，以兒授之，孰料王妃竟以偷龍轉鳳手段，易吾之男嬰去，將彼生之女嬰交還，吾妻一怒幾昏厥，欲興問罪之師，吾以雍親王陰騺惡辣，王公近臣皆知曉，彼以女易吾子，無非為固寵於父皇，作為謀儲之計，余夫婦倘張揚其事，是自速其禍耳，遂誡妻不可言，守口如瓶，掛宮回里……」

寫到這裡，又夾進一些雜感的文字，還描述了乾隆帝第五次遊江南，御駕臨幸安瀾園，自已兩夫婦心情怎樣悲痛，但外表上還要强作歡笑，滿紙辛酸，令人不忍卒讀，最後誥誡後世子孫，要淸楚地明白滿淸皇室，有了陳氏血統，但是從今以後，不要厠身宦途，尋求功名，整封信足足有一千多字，岳金楓一口氣把信讀完，史存明十分驚詫，說道：「哦？原來現在的乾隆皇帝，不是雍正親生兒子，還是漢人，眞正是意料不到！」

岳金楓道：「這些事不足為奇，歷史上數見不鮮，戰國的呂不韋穢亂秦宮，私通太后，以呂易嬴，這不是一個例子嗎？滿淸入關開國，也有攝政王多爾袞私通孝莊后，叔嫂大婚，康熙帝私納皇姑這兩件穢史，雍正皇帝憑藉權勢，掉換個把孩子，算得了甚麼事？」史存明連連點頭，金弓郡主孟絲

倫笑道：「這位陳閣老眞正是天下第一痴人，給皇帝掉換了孩子，啞子吞下黃蓮，自已知道也罷了！却要公諸筆墨，既然寫在白紙黑字上，怎的又要這樣神秘？叫子孫在一百年後開拆？」

史存明沉吟半晌，說道：「這位陳閣老用心很苦，他知道這件事傳出去，自已就是抄家滅門的大罪，但是父子之情，骨肉之念，每一個人都是與生俱有，他又不想這件事湮沒了！方才有這一封古怪遺信，總而言之，在皇帝淫威下，陳世倌除了採用這種不得已的反抗之外，也沒有別的方法哩！」孟絲倫還要細看族譜，史凌霜忽然叫道：「爹爹留神，那邊有人來了！」

她這樣的一叫，史存明岳金楓立即把楠木盒子收起來，大家扭頭向後面望去，只見剛才的來路上，奔來了四個少年，兩男兩女，都是二十多歲年紀，英姿爽颯，身手矯捷，這四個少年男女不是別人，正是武當劍客鐵簑眞人的弟子管寒溪、桂月娥；銅拂道人的弟子凌志輝、凌雲燕！

原來他們在蘇州城孔氏廢園裡，給癲道姑把乾隆皇帝搶走之後，四小俠心心不忿，切齒痛恨洪仙韻破壞了自已的大事，立即離開蘇州，到處尋找，鐵簑銅拂禁阻他們不住，而且說眞一句，也是情有不甘，只好跟着徒弟出來，管寒溪四人這幾天內，在蘇州到鎭江這段路程中，兜了一個大圈，然後折向句容、金壇兩縣地界，希望和癲道姑遇上，恰好來到鳳鳴崗前，凌志輝兄妹看見一羣人聚在崗下，有男有女，地上還躺着兩個屍首，年青人沉不住氣，高聲叫喊起來，說道：「師兄快來！這裡發現强盜，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邊謀財害命哩！」

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一聽之下，勃然大怒，立即迎面跑上前去，厲聲叱喝：「瞎了眼的小子！那一個做强盜？」管寒溪比較持重，叫道：「朋友不要誤會！」史凌霜却是不由分說，長劍一引，使了着

「倒捲星河」，向凌雲燕當胸刺去，她因為自己是女子，所以要找女子交手，凌雲燕那管青紅皂白？嗖的拔劍出鞘，「推窗望月」，向外一封，叮噹，兩劍一撞，凌雲燕手上的劍短了半截！

因為史凌霜用的是智禪上人遺下的凌霜劍，斷金切玉，凌雲燕不明底細，劍對劍的一撞，兵刃立時削斷，那麼？剛才的中條雙鬼呢？他們用的是竹笛子和椰木二弦，怎的跟史劍虹兄妹拚鬥了幾十回合，也不見折斷的呢？這完全是他們在兵刃上用了內勁，避勁使巧，所以史劍虹、史凌霜兩人手上，雖然有削鐵如泥的寶劍，也砍不斷中條雙鬼的兵器，凌雲燕便不同了，一開首以硬撞硬，寶劍焉能不斷？她嚇出一身冷汗，恐怕敵人乘勝追擊，立即向圈子外一跳，右臂倏的一揚，把手裡握着的半截斷劍，呼的向史凌霜迎面擲去！

史凌霜手急眼快，玉腕一抄，用聽風接箭法，伸手接住凌雲燕的斷劍，春葱纖指恰好箝住了劍柄，笑道：「你的兵刃不中用，我再用劍傷你，不算英雄，來吧！」她把凌霜劍向鞘裡一插，雙臂一長，「蝴蝶穿花」，呼呼，向凌雲燕連拍兩掌，凌雲燕又羞又氣，展拳相迎，用的是武當長拳的「上馬揚鞭」，要化開史凌霜這兩掌，那知史凌霜用的正是瀟湘仙子當年傳授史存明的「玄玄拳」法，變化無方，她雖然跟父親學了一點兒，應付凌雲燕却是綽有裕餘，對方才一還掌相格，史凌霜柳腰微折，使了一招「雲童擁旌」，反過五指一勾，帶住凌雲燕的手腕，向右一引，凌雲燕立足不住，全身受制，半邊身子痠軟麻木，要知道天下的拳招都是同出一理，強弱差別全在各人的悟性和功力。

凌志輝看見這兩個少年男女，英姿秀發，知道自己一時失言，對方不是壞人，可是史凌霜一撲過來便跟凌雲燕交手，才一對招，便截斷自己妹子的長劍，再一合手，又將凌雲燕制得搖搖欲墮，自己

要想袖手旁觀，也不行了！凌志輝只好一個縱身竄步，搶到史凌霜的身邊，叫道：「放手！」五指一伸，抓向史凌霜的肋下，用的是武當擒拿手，那知道站在身後的史劍虹，動作比凌志輝還快，喝道：「朋友！男女有別！不要亂動！」使出地缺翁旋風掌，拍的一聲，切中凌志輝右臂三里穴，凌志輝哎喲一聲，右臂立即發軟，那一招擒拿手，消解於浚影無形，他不禁勃然大怒，左臂揚處，反手一拳，向史劍虹頷下擊去！

岳金楓已經跟着跑到，他一看這兩個少年男女的拳脚出手，完全是武當派招數，立即起了惺惺相惜之念，凌志輝的拳招才一遞出，岳金楓身形一幌，已搶在史凌兩人中間，右臂一穿，五指如勾，使了招「漁夫搬網」，砰砰兩聲，凌志輝吃他掌力一震，退出五六步遠，險些兒仰面一交，仆跌在地！

「漁夫搬網」是武當三十六路大擒拿法，開頭一着，招式本來平常，武家通常拿來勸架，那知道這一招在岳金楓手上使起來，發揮了無窮的力量，他只畧一振臂抬手，便把凌志輝推出好幾步，岳金楓再一擻身，疾如猿猴，搶到史凌霜的身邊，左腕一搭，用了着「牽緣手」，按住小姑娘的玉肩，叫了聲：「放！」掌力一震，史凌霜抓住敵人的五指，不由自主的放開來，可是岳金楓的內力，却假借着史凌霜的掌心透出，把凌雲燕一推，凌雲燕纖腰連幌幾幌，步履踉蹌，倒退出七八步遠，岳金楓這一出手，既然解拆了史劍虹兄妹的招數，又把凌志輝凌雲燕兩個逼出圈外，史存明夫婦禁不住一聲喝采！管寒溪，桂月娥相顧失色，說道：「這位前輩的本領，原來也是武當一派！」

就在武當四俠驚慚交迸，欲前又却之際，他們背後現出兩個道士，原來是鐵簑、銅拂兩人一齊來到，銅拂道人朗聲叫道：「輝兒、燕兒，你們跟那一個打架？」凌雲燕今天遇着強敵，一連摔了兩回

跟斗，一肚氣沒處發洩，高聲叫道：「師伯！師傅快來，這些人好沒來由，無緣無故欺負我們哩！」

史存明、岳金楓看見凌雲燕說話這樣稚氣，不禁笑了起來，史劍虹兄妹也退回父母身邊，鐵簑眞人看見史存明這班人器宇軒昂，個個都是雄糾糾的，不由起了納交的心理，稽首說道：「無量壽佛，各位由那裡來？小徒無知，何必跟他一樣見識？還是看在貧道面上，大家化干戈為玉帛吧！」岳金楓抱拳回禮道：「那裡話來？剛才頑徒無知，跟令高足作雀角之爭罷了，二位道長法號是怎樣稱呼，在那一座寶觀修持！尚希見告！」

鐵簑銅拂看見岳金楓貌相儒雅，談吐溫文，暗暗稱奇，便報了自己的名號，岳金楓笑道：「二位是本門前輩，武林泰斗，不知道可認識家師鐵髯眞人嗎？」銅鐵二道一聽岳金楓是鐵髯眞人的弟子，馬上肅然起敬，說道：「眞正是大水沖倒龍王廟，自家人不認得自家人了！鐵髯眞人正是本門前輩，他老人家跟貧道先師雲虛逸士還是師兄弟行，可惜令師早在十七年前，遽歸道山，貧道無從景仰，遺憾之至！」岳金楓聽說自己師傅已經羽化，不禁默然，想着自己多年流落塞外，一事無成，辜負了師尊的期望，暗裡覺得十分慚愧！

銅鐵二道看見岳金楓面現黯然之色，立即轉過話風，問道：「這



岳金楓一欺身搶到史凌霜背後，左腕一搭，用了着「牽緣手」，按住了她的玉臂。

幾位英雄高姓大名？貧道還不會領益，眞正是怠慢之至！」岳金楓立卽請史存明夫婦上前，給鐵簑和銅拂引見，鐵簑眞人一聽了兩人的名頭，十分驚訝，回頭向管寒溪、桂月娥等四小俠說道：「這兩位孟梁才是眞眞正正的武林泰斗，史大俠是天下第一劍術名家，英名遠震塞外，孟郡主更是西域獨一無二的女英雄，當年天山大戰，把滿淸征回大軍殺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你們趕快過來拜見這兩位前輩！」凌志輝凌雲燕兄妹究竟是少年心性，剛才雖然吃了史凌霜兄妹的大虧，還受斷劍摔交之辱，可是一聽見對方的名頭，人家連子女的武功也遠勝自已，史存明夫婦的本領更可想而知了！立卽上前跪倒叩頭，史存明連忙扶起，又吩咐自已的兒女過來給他們賠不是，剛才一點誤會嫌怨，化作烟消雲散！

岳金楓笑說道：「不打不成相識，你們這些娃兒，下次可不准吵架啦！」衆英雄撫掌大笑，鐵簑眞人說道：「這裡官驛大路，來往人多，不是說話地方，大家還是找個淸凈所在再談吧！」史存明點點頭，說道：「很好，虹兒！霜兒，趁着現在沒有人來，把這位劉老管家和進福兩人的屍身埋了！」鐵簑眞人詫異問道：「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個這樣大胆殺人呢？」岳金楓便把今日的經過，約畧說了，銅鐵二道不禁相顧駭然，大家離開了鳳鳴崗，不到半天，前面是金壇縣，天色已經入夜，一行人進入金壇縣城，投宿客店，史存明岳金楓方才跟鐵簑銅拂兩道人聚在一起，把這次到中原的經過，說了一遍，鐵簑眞人以手加額，說道：「多謝蒼天，這一次史大俠到來，漢家天下或者可以重光了！」

岳金楓道：「二位說的是不是關於滿淸乾隆帝，他本來就是漢人這一件事呢？」鐵簑銅拂二道齊聲答道：「是是！實不相瞞，那乾隆帝本來是前朝閣老大臣陳世倌的兒子，給雍正皇妃掉換進宮裡，

他這次微服巡遊江南，就是要揭開這個啞謎，查探自已是不是陳世倌的親生兒子，自已是不是漢人血裔？我們大可以趁這機會，成功一件大事！」史存明夫婦知道他們口裡的大事，就是要由乾隆帝的身上，做到恢復漢家衣冠朝儀，還我大漢河山天下，不過滿淸已經入關百多年，皇帝也傳了四代，對中原的統治根深蒂固，對方要借重乾隆帝一個人的力量，反轉乾坤，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鐵簑眞人又說下去道：「我們在十幾天以前，經已把乾隆帝刼持到手，幽禁在蘇州城孔氏廢園的地牢裡面，當日我跟他抵掌而談，向他說唐太宗化家爲國的故事，乾隆在那時候已經有點心動，可恨那癲道姑却在大事畧有端倪之際，橫來一手，把乾隆帝搶去，不然的話，直到今天，這件事可能大有眉目了呢！」金弓郡主孟絲倫揷嘴說道：「亡羊補牢，猶未爲晚，乾隆帝還在江南，咱們總可以想一個辦法！」

岳金楓大笑道：「對啦，嫂子向來足智多謀，當年縱橫西域，用兵如神，三番四次，把兆惠和福康安統率的征西大軍，殺得落花流水，咱們今回要成大事，還得要靠嫂子智計！」孟絲倫笑說道：「得了得了，岳大哥少要拿高帽子套我吧，我這兒有一條計策，可以再次把乾隆帝捉到手裡！」

第卅三回：假欽差巧刼真皇帝

大家聽說金弓郡主想出活捉乾隆帝的妙計，不禁大喜，異口同聲說道：「孟郡主智賽諸葛，計比陳平，有何妙策，請說出來，我們洗耳恭聽！」

孟絲倫笑了一笑道：「法不傳六耳，如果就這樣當着你們說出來，平平無奇，我祇吩咐給一個人聽，叫他發施命令，你便依計行事吧！」她說着吩咐史存明上前，低低說了幾句，史存明駭然道：「這計策怎能行？假扮欽差，這是殺頭的罪名哩！」孟絲倫笑說道：「存明！你眞正是合了一句俗語，昔何勇銳今何愚了。咱們過去在西陲抗淸，難道就不是殺頭的罪名嗎？」史存明方才知道自已失言，笑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因爲假扮欽差，事體重大，很容易一下子露出破綻來，一現破綻，咱們還有活命嗎？」孟絲倫笑道：「你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我這一個欽差，不是堂堂正正的欽差，是半公開的欽使，我利用乾隆帝和皇太后兩人間的心病，想出這一條假扮欽差的妙計，雖然說不上十拿九穩，至少也有七八成把握，你不曾混過官場，不明白做官人的心理，做官的有四個字訣，那就是諂上凌下，做官員的一聽見欽差到來，已經嚇得屁滾尿流，那裡還有心去認眞假？祇要鎭定一點，還不是順利成功嗎？岳大哥做過淸朝的官，知道官場的禮節和規矩，這欽差由他去扮吧！」大家聽了之後，不禁一陣哄然大笑！

孟絲倫再指派各人担任其他角色，那一個做通傳，那一個做驛馬，那一個做侍衛，分派已定，史

存明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笑道：「娘子，你每一件事都想得週到了，可是却漏了最重要的一着哩！」

金弓郡主把杏眼一睜，問道：「怎樣漏了重要的一着，我的妙計難道還有破綻嗎？」史存明道：「怎的沒有破綻，第一，咱們那裡弄來欽差服色；第二，還有那一道皇太后的懿旨，不管怎的，也要弄得似模似樣，咱們那裡來的皇帝玉璽？」衆人聽了呀的一叫。

孟絲倫哂然一笑道：「我以爲有甚麼大不了的破綻，原來這樣 ，你祇知道其一，不知其二，不錯，咱們沒有欽差服色，蘇州城裡不是有許多戲班嗎？做戲的一定有欽差衣服，咱們可以到戲班去，偸盜一件出來。說到那道懿旨，咱們根本不必想它，祇拿一卷白紙便行啦！」

史存明駭然說道：「一卷白紙，怎可以拿來做懿旨呢？」大家也惶然不解，祇有岳金楓發出會心微笑，孟絲倫道：「你們眞正是井底之蛙，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嗎？懿旨是收藏在錦盒裡面的，一定要見到皇帝，方才可以取它出來，等到見着皇帝，咱們已經大功告成了！還用得着甚麼懿旨！錦盒裡收藏一卷白紙不就行了嗎？那一個官員這樣胆大，敢去揭盒子呢？」大家聽了金弓郡主這番話，方才疑慮全消，個個讚服孟絲倫的眞知卓見！

金弓郡主說道：「你們明白了一切沒有？事不宜遲，趕快到蘇州去！」一行人離開了金壇縣城，直向蘇州進發，不到半天，已經到了姑蘇城，大家分頭進行一切，按下不提。

再說蘇州知府是個漢軍旗人，名叫做席寶琦，甚麼叫做「漢軍旗人」呢？原來滿洲太祖努爾哈赤在關外崛起時，因爲本族人數不多，兵力不够，就在長白山下招募流亡漢人，編成軍旅，這就是漢軍旗人的開始，後來滿淸太宗登位，明朝遼東督帥袁崇煥，因爲鎭守東江皮島大將毛文龍桀傲不馴，藉

着出巡前線，用上方寶劍把他斬首，毛文龍手下幾個將官，立卽譁變，帶了數萬兵馬投降滿淸，這樣一來，滿淸平空增加了一支生力軍，換句話說，漢軍旗人的實力，也擴充了幾倍！後來這些漢軍跟着滿洲兵進關，定鼎中原，滿淸皇帝爲了酬庸這班人的功績，一樣封給他們爵位，恩賜俸祿，跟滿洲人一樣待遇，席寶琦祖上的出身，就是漢軍旗人，他仗着父親的奧援，欽點兩榜，做了蘇州知府，上一次乾隆帝在虎丘山下被刼，這一位席知府，嚇得魂不附體，寢食俱廢！好在過了幾日，皇帝安然回來，兩天之後，御駕又離開了蘇州，駕臨南通，席知府方才放下一副千斤重担，剛剛淸閒了三四天，這天晌午，他正在內堂裡跟妻妾飲宴，門房突然慌慌張張的走進來，說道：「大人，欽差到啦！飛報驛馬到了！」

席知府不禁大吃一驚，說道：「奇怪！老佛爺巡遊江南，京裡怎的會有欽差下來？難道京師發生了變故，怎的事先沒有一點信息呢？」原來欽差每到一個地方之先，三日前一定通知官府，準備迎接，不過這欽差如果是帶着「密詔」的，却是例外，凡是「密詔」，必定有緊要事，席知府那裡敢有一絲一毫怠慢？連忙穿戴全副袍服，吩咐下人把欽差的飛報驛馬請到西面花廳上落坐，因爲欽使「驛馬」，卽是欽差大臣的先遣人員，照例一定由皇宮大內的侍衞承担，他的身份和欽差一樣重要，席知府到了花廳上，看見那飛報馬一共是兩個人，不禁十分驚詫！

原來這兩個欽差大臣的先行官，不過二十多歲年紀左右，丰神俊朗，貌相英秀，尤其是站在右邊的那個，更加生得唇紅齒白，容貌姣好如少女，席寶琦大爲詫異，上前深施一禮，問道：「二位高姓大名，欽差大人那一天到來，是明天嗎？」這兩個少年躬身答道：「好說，我叫賈忠，他叫賈明，御

前二品帶刀侍衞，欽差大臣奉着太后慈諭，不久就要到這裡！」

席知府聽說是皇太后的懿旨，不禁大吃一驚，說道：「哦！太后慈諭，是給皇上的了？」賈忠、賈明一板面孔說道：「怎的不是？皇太后的懿旨，除了皇上之外，那個敢看？」席寶琦撞了一個釘子，不敢做聲，祇好拿出官塲的油腔滑調來，東一句西一句，跟這兩個欽使隨員攀談，不到頓飯工夫，門房又再進來報告，叫道：「大人！欽差到了！」

席寶琦聽見欽差大臣到來，立卽下令大開中門，擺設香案，整座知府衙門立時哄動，須臾之間，一個翎頂輝煌，穿着繡金衣服的欽差大臣，騎着一匹高頭白馬，帶着四個侍衞，威風凜凜的走進大門，這欽差四十多歲年紀，面龐飽滿，眉目稜稜有威，那四個侍衞也英風赳赳，大家看到這裡，不用說也淸楚了，假扮欽差的不是別人，正是大俠岳金楓，那四個侍衞呢？却是管寒溪、狄鵬舉、凌志輝和女扮男裝的凌雲燕，那兩個先行的驛馬呢，正是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他們所担任的角色，全是淸一色的頂包貨，以上一切，完全是金弓郡主孟絲倫的妙計。

假扮欽差的岳金楓，雙手捧着龍鳳錦盒，面孔嚴肅，目不旁視，踱着方步走入大門，席知府立卽跪倒在地，蓼蓼蓼，一連叩了九個响頭，拜罷起立，再請皇太后的聖安。岳金楓沉着面道：「皇太后有懿旨，頒給皇上，皇上現在那裡？」本來皇帝是天下的至尊，任誰人也不能夠這樣說話，叫他接旨，不過皇太后是皇帝的生身母親，身份又自不同，席知府叩頭道：「稟告欽差大人，皇上在三天前，離開這裡到南通去啦！」岳金楓心裡一震，想道：「咦！南通是江北小縣，乾隆帝到江北去，不知道有什麼重要事？」席知府又說道：「貴差放心，皇上雖然到了江北，跟這裡不過是一水之隔，下

官可以立卽用十萬火急的飛報哨馬，把皇上請回來，頂多一天時候，御駕便可以返回蘇州，到時再接慈旨吧！」岳金楓點了點頭，席知府見欽差大臣答應，不禁大喜，一面派人傳送緊急文書，一面却拿出巴結奉承的手段來，設宴欵待，還吩咐下人收拾客館房間，讓欽差大臣和隨員安歇下榻不表。

話分兩頭，再說乾隆帝帶着一班扈從侍衞，二次到了南通，這天晚上，乾隆帝吩咐癲道姑和小安子兩人再到劉鏞的家裡去，偸盜陳閣老的族譜，那知道他們去了一整夜，直到天亮，方才回來，兩手空空，結果並沒有得着族譜，癲道姑還使出江湖手段，潛入劉宅下人的房間裡，拿了兩名厮僕，用分筋錯骨的毒刑，拷問他們，把這兩個下人擺治得死去活來，仍舊是一無所獲，乾隆帝聽了大失所望，他那裡知道劉鏞的父親，已經在半個月以前，把陳閣老族譜，交給管家劉安，送回海門陳閣老的家裡去了，（結果這卷族譜被中條雙鬼誤當做價値連城的珠寶，下手行刼，殺死劉安，族譜終於落在史存明的手裡。）那裡會收藏在劉家？乾隆帝正感到十分煩悶，蘇州方面突然來了急報，說京師突然來了欽使，還帶來皇太后慈諭，要皇帝立卽返回蘇州，乾隆聽了之後，不由嚇了一跳！

他這次微服巡遊江南，本來是背着皇太后，私自離開京師的，乾隆帝自從知道自己生身父母，竟是漢人這一個秘密後，開始對皇太后有了心病，這次聽見皇太后派欽使到江南，眞正吃驚不小！立卽把和坤叫到面前，商量一切。

和坤聽說太后有懿旨到蘇州，暗裡也是心驚，但是他表面上仍舊故作鎭靜，淡淡說道：「老佛爺何必着忙，過去聖駕幾次巡遊江南，不曾聽說太后有甚麼言語，這次差遣欽使到來，大概是看見聖駕南巡了幾個月，還未賦歸，所以使人來問罷了！」乾隆帝搖了搖頭說道：「事情恐怕不會這樣簡單，

朕這一次南巡，完全是……」他壓低了嗓音道：「朕無非是想查明自己的身世，太后如果知道了這件事，心裡一定不高興，實不相瞞，父皇在生之前，似乎還給了太后一道密詔！」這是宮廷裡面的絕大秘密，乾隆帝無意之中洩漏出來，和坤不由嚇了一跳，連聲問道：「當眞的嗎？先皇帝怎會有密詔在太后手裡，密詔裡說的是甚麼事？」

乾隆向四面看了一看，見沒有人，方才低聲說道：「卿是朕的心腹股肱，忠心耿耿，朕才把這件事向卿傾吐，你知道先皇帝是怎樣駕崩的？」和坤愕然說道：「先皇駕崩之時，奴才還在滿洲官學侍讀，一切茫然不曉！」乾隆低聲說道：「老實告訴你吧！先皇帝的死並不是像太醫所說中疾暴崩的，却是被天外飛來的俠客，砍了腦袋！」

列位讀者，滿淸入關的第三個雍正（世宗）皇帝，是被江南八大俠中的呂四娘刺殺的，這件事經已婦孺皆曉，但是在二百多年以前，還是鮮人知聞，因爲滿淸的正史，始終隱諱這一件事，就是朝上王公大臣，多少知道一點風聲的，對於雍正的死，也是絕口不談，祇有一些好事文人，隱隱約約，用些寓言詩詞記載這一件事，比如有某文士作了一首七言絕詩，吟道：「新月如鉤夜色闌，太醫値龍藥爐寒，寶劍革囊紅線女，禁城一嘯御風來。」就是隱含呂四娘夜刺雍正這一件事，不過也借用唐書傳奇的紅線女，比喻呂四娘罷了！始終不敢正式說明呢，和坤是個何等狡猾的人，他對雍正的死，何嘗沒有知道半點風聲，但是在乾隆面前，却故意裝出茫然不解的樣子，皇帝這樣一說，和坤吃驚問道：「哦！竟然有這樣的一件事？是那一個這樣胆大，把先皇帝殺了呢！」乾隆帝搖搖頭道：「這個朕也不大清楚，不過聽說先皇帝駕崩的幾個月前，天天練劍，甚至睡覺時候，也把一雙寶劍壓在枕下，他

有一道密詔，頒給母后，最近兩年，朕方才由大內總管身邊一個小太監那裡知道！」和坤是個何等聰明的人，他已經心裡明白，一定是乾隆帝本身的出處有點曖昧，雍正先皇帝爲了防止他將來有反悔，所以預先把一道密詔交給太后，有處分皇帝的權力，雍正生前手段之酷，用心之細，連自已的兒子也不放過，和坤想到這裡，眞是不寒而慄！

乾隆帝又再說道：「朕這一次南巡，是背着母后離京的，萬一她要朕立即回去，這裡的事還不曾弄清楚，又怎樣呢？」和坤沉吟了半晌，說道：「太后密詔，我們不曾看見之前，還不便下斷語，總而言之，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一切隨機應變罷了！」乾隆帝跟和坤商量了半天，方才下旨離開南通，起程返回蘇州，當皇帝返到蘇州那一天，假扮欽差的岳金楓，已經在蘇州府衙門裡，等了三日。

皇帝御駕一到衙門，席寶琦立即着忙起來，除了大開中門，跪拜迎接之外，還在花廳上陳設香案，將欽差請出來，恭讀懿旨，岳金楓看見和坤陪伴乾隆帝進來，心裡暗暗歡喜，但是看見蘇州知府和乾隆帝的侍衛，衆星拱月也似的簇擁在堂下，衆目睽睽，難以下手，岳金楓情急計生，立即把面孔一板，喝道：「太后密詔是給老佛爺一個人看的，你們也配一齊聽旨？快退出去！」

和坤、席知府以及一切侍衛衙役人等，聽見欽差這樣一喝，嚇得唯唯諾諾，退出花廳，岳金楓又向幾個隨員道：「太后懿旨，祇准本欽差一人恭讀，老佛爺一人諦聽，汝等也要一體迴避，把門掩上！站到天井裡去吧！」史劍虹、史凌霜看見岳金楓假扮欽差，裝腔作樣，肚裡暗暗覺得好笑，表面上却不動聲色，走出花廳，順手把楠木大門虛掩上，和坤看見欽差吩咐掩門，心裡頓生疑團，可是看見這差位欽大臣，威風凜凜，不敢作聲，祇好由他，欽差大臣帶來六個隨員，虛掩大門之後，便退到

天井外站立不提。

席知府和一班侍衛隨從，戰戰兢兢，不知道皇太后頒下來的是甚麽密旨，這樣嚴重？祇准皇帝一個人聽，但是過了半晌，花廳裡面仍然沒有半點聲息動靜，衙門外邊却响起一片吶喊聲音來，和坤傾耳一聽，不禁大驚失色，叫道：「不好！這欽差是假扮的！是叛逆派來的奸細！」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席知府跟手下人等好比晴天响個霹靂，小安子首先越出人叢，砰的一脚，把花廳門踢開，奇怪！剛才還在花廳裡的欽差大臣和乾隆帝，此刻却是踪跡不見！不知去了那裡！

大家一看這個情形，目定口呆，和坤高聲叫道：「趕快拿那六個隨員，他們也是奸細！」那些侍衞衙役，哄然一聲，一窩蜂也似的，湧向天井，咦！奇怪，連那六個隨員也不見了！他們顯然是欽差大臣的同夥，欽差刼走了皇帝之後，他們也跟踪着逃去！

且不說蘇州知府衙門裡，鬧得翻天覆地！再說假扮欽差的岳金楓，他在隨員掩上大門的時候，陡的伸出猿臂，駢立中食二指，閃電似的向前一探，戳中了乾隆帝咽喉下面的「璇璣穴」，這是人身啞穴之一，乾隆帝連吱喲也沒有半聲，便自全身癱倒，岳金楓手法如電，這邊點了穴道，那邊矮身一旋，撲到乾隆帝身邊，反臂一抄，把他挾在肋下，縱身一躍，跳過了山水畫屏風，一溜烟也似的，由花廳的後窗穿出，離開知府衙門去了！大家看到這裡，少不免會有一個疑問，這時候還是日色晌午，衆目睽睽之下，岳金楓能够這樣順利逃走，難道沒有一個人阻攔嗎？要知道在專制時代，皇帝有絕大的威嚴，尤其是皇帝的聖旨，所到之處，一切閒雜人等，都要肅靜迴避，（一個官員出巡，走在街上，儀仗隊的最先兩人，托着朱紅油漆的高脚牌，也有肅靜迴避四字），所謂「肅靜」「迴避」四個

字，就是皇帝聖旨所到的地方，不管是官衙和民居，所有的人一律要跪下，來不及跪下的人呢？一律要退入屋裡，不准伸頭探望，乾隆帝返入蘇州府衙，恭聽太后懿旨的時候，所有府衙裡面的人，統統龜縮到房屋裡，一個也沒有站在外邊，所以岳金楓挾着皇帝逃走的時候，居然沒有一個人發覺！

等到他跳過牆頭，飛身出去的時候，給知府衙門的守衞兵弁瞥見了，高聲叫喊起來，衙裡的人方才如夢初覺，但是岳金楓已經會合了史劍虹、史凌霜、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狄鵬舉六名假扮欽差隨從的小俠，直向胥門撤退！

蘇州知府衙門是在城池偏東的司前街，這裡距離胥門祇是一條長街，不過一里多路，當皇帝被刼的警號發出，蘇州城的八道城門，紛紛關閉，胥門的兵弁當前也不例外，當他們一窩蜂也似的搶到城門口，正要把那兩扇鑌鐵包木，又重又厚城門關閉的時候，附近的民房上，突然現出一個頭戴皮帽的中年美婦來，這女人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威震回疆的金弓郡主，她把彈弓一拉，刷刷刷，刷刷刷，一陣飛蝗也似的彈雨，直射過來，打算關閉城門的兵丁，個個中彈，有的打中咽喉，有的射瞎眼睛，每一顆彈子都像長了眼睛，專打人身要害，那些兵丁叫苦連天，中彈子的隨地亂滾，不曾中彈子，抱頭四散鼠竄，這樣一來，城門關閉不成了！岳金楓帶着六名小俠，挾着乾隆皇帝，疾如奔馬一般，直向城門跑到！

胥門的城樓上，還有不少兵弁，看見七八個人，沿着長街跑到，紛紛射下亂箭，說時遲，那時快！城門的堞樓上，陡的一聲大喝，現出兩個長髯修偉的道人，一個神威凛凛的中年漢子，正是大俠史存明和武當名宿鐵蓑、銅拂二道，他們預先伏在堞樓上，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跳了下來，三個

人三柄劍，賽似蛟龍戲海，銀蛇舞空，殺入衆清兵人叢裡，劍光到處，血肉紛飛，肢骸亂舞，官兵的弓箭手一撞着他們，就是煞星照命，身首分離，剎那之間，城樓上人聲鼎沸，一陣大亂！

岳金楓趁着城樓上官兵大亂，城門邊兵弁張惶失措的剎那，挾着乾隆皇帝，一蓬風也似的，搶出胥門，跑不到兩三箭路，凌雲燕已經牽過幾匹駿馬來，岳金楓首先跳上第一匹馬，將皇帝向馬頸一搭，史劍虹等六人呢？他們却是兩個人共同乘坐一匹馬，放開四蹄，潑剌剌的飛跑，須臾之間，消失在田疇平野裡。

金弓郡主仍然不退，她站在瓦面上，彈如連珠，絕不虛發，瞄準了大街上跑過來的兵弁，左右開弓，一彈一個，那些兵弁被打得叫苦連天，後退不迭，這時候路上的行人已經縮進屋子去了，大街上空蕩蕩的，孟絲倫一個人一張弓，鎭住了這條街道，眞正是一夫當關千人辟易，沒有一個人胆敢衝出胥門去捉拿逃犯，金弓郡主也足以自豪哩！

城樓上的史存明和鐵蓑、銅拂兩人，劍光縱橫，飛舞如電，肅清了這一段城牆上的弓箭手，史存明估量清兵大隊人馬，不久就要殺到，他抖足了丹田罡氣，叫道：「娘子！走吧！不要再戀棧啦！」

可是這時候的孟絲倫，正在殺得性起，金弓郡主鐵彈神弓，自從歸隱天山以來，很久沒有使用了！難得今天有這樣一個現成的機會，給她大顯身手，孟絲倫那裡肯這樣的退去，史存明向她叫喊，金弓郡主却是充耳不聞，不多時候，大街上响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孟絲倫心裡大喜道：「滿洲韃子的馬軍來了，騎兵更加容易取準，今天我的鐵彈子，大大可以打他一個痛快！」

念頭未了，大街的轉角處，跑出十幾匹騎馬來，馬上坐的全是甲冑齊全的清兵，金弓郡主叫道：

「靶子來啦！妙啊！」玉臂輕抬，嗤嗤嗤，連發三彈，三個騎兵應聲落馬，每個人都被彈子打中眼睛，鐵簑眞人在城樓上看得淸楚，叫道：「好眼力！好手法！」

孟絲倫看見有人讚她，更加高興，她玉掌閃電也似的向上一穿，又扣上第四顆彈丸，恰好一個滿淸軍官，騎着一匹高頭白馬，潑刺刺的衝到，金弓郡主瞄準了他的面門，刷的就是一彈，誰知這軍官却有點武藝，彈丸風聲一響，他立卽用個「鐙裡藏身」，一甩馬鐙，身子離開坐騎，由馬肚的左邊掛落，居然把這一彈閃過，可是孟絲倫用的是連珠彈法，一彈不中，呼的風響，二彈又來，拍的一聲，打中了他的太陽穴，這軍官哎喲半聲，由馬背上摔了下來，在街上連滾幾轉，便自暈倒在地，當堂不醒人事！可是大街上跑過來的，還有七八匹騎馬，金弓郡主用連珠彈打倒了軍官，第六顆彈丸又扣上弦，颯的一響，再向第五匹騎馬上的人打去，這騎客十分年靑，穿着侍衛裝束，孟絲倫彈子飛來，他却不慌不忙，倏的甩起袖子，另外一揮，竟把這顆彈丸拂落地上，金弓郡主大吃一驚，刷刷，又是兩彈，彈丸剛才發出，城樓上的鐵簑銅拂二人，齊聲叫喊起來，叫道：「留神！這是乾隆皇帝身邊，最有本領的一名侍衛！」

這侍衛不是別人，正是乾隆帝身邊貼身勇士小安子，孟絲倫彈丸打來，他却不慌不忙，人坐在奔馳的馬背上，左掌一勾，右腕一翻，竟把金弓郡主打來的兩顆鐵彈，接在手裡，要知道孟絲倫成名以來，挾着一把彈弓，橫行天下，雖然說不上百戰百勝，也是罕逢敵手，像今天這樣能够手接自已彈丸的敵人，却是有生以來頭一次看見！金弓郡主吃驚不小！伸手向彈囊裡一抓，打算施展自已生平絕技，連珠神彈，給對方一個下馬威，那知道五指一抓之下，完全落空，原來她肋下佩着的彈袋，空空

如也，一顆渾子也用完了！

小安子却在馬背上一聲淸嘯，雙脚一甩馬鐙，一個「白鶴冲天」的身法，人離雕鞍，直竄起一丈七八尺高來，輕飄飄的向瓦面一落，疾如脫弦之箭也似，向孟絲倫衝到，孟絲倫想不到一個年靑侍衛，居然有這樣的身手，不禁大驚，嗖的拔劍出鞘，「飛龍升天」、「神龍曳尾」，嗤嗤兩劍，招走連環，向小安子迎面便刺。

史存明看見小安子竄上瓦面的身手，有如飛隼流空，絕無凝滯，立卽叫了一聲：「不好！」身軀一扭，連人帶劍舞成一個光環，由城樓上飛掠下來，祇一眨眼之間，便到了孟絲倫駐足的瓦面，本來由城牆跳到瓦面，至少也有十二三丈距離，普通的輕功提縱法，實在難以一下縱到，可是史存明自從隱居北天山之後，輕功固然是越練越純，北天山終年積雪，他經常在冰崖雪嶺之間，滑翔飛躍，成了習慣，所以史存明能够一下子超距十多丈距離，快如電光火石也似，一下便到了屋瓦上，跟小安子差不多是同一刹那到達！小安子看見孟絲倫抖劍刺來，一聲冷笑，身子倏地下塌，旋風也似一轉，他用的是「羅圈功」，一下子便搶到金弓郡主背後，孟絲倫乍覺眼前一花，敵人沒了影子，不禁大吃一驚！急不迭忙的反臂廻劍，「雲龍繞柱」，劍身向外一截，說時遲，那時快，小安子趁她翻身展臂的刹那，手指一拂，五根手指同時拂中金弓郡主的「三里」「臂儒」兩處大穴，孟絲倫手臂一麻，叮噹兩響，長劍掉落瓦面。

本來就金弓郡主的本領來說，決不至於被小安子一個照面之間，便自點中穴道，可是她一開首犯了輕敵的毛病，後來又吃了敵人以快打慢的威脅，先驕後亂，心神一分，便栽倒在小安子的手裡！好



小安子五指一拂，點中了孟絲倫要穴，長劍也掉落瓦面，史存明見狀，飛身撲前搶救。

在史存明在這時候，恰好趕到！他看見小安子兩手空空，不持兵刃，一招就點中自己妻子的穴道，不禁嚇一大跳！史存明立即使出三陰滅陽掌勁，呼的一掌，捨劍用拳，向小安子背心擊到！

安順海這邊用閃電手法，拂中了對方的要穴，那邊活的一響，一股極凌厲的掌風向自已腰肋襲來，他也是個久經大敵的慣家，立即回掌向後一擋，要用「千金鎚」的巧勁，把史存明的掌力撥了開去，那知道史存明這一掌來勢雖緩，蘊力極大，一撞到對方的反抗，勁力立即增强一倍，陰陽相生，以當年金山雙醜武功之强，鐵爪魔娘勁力之猛，尚且不能够正面擋他一掌，何況是小安子呢？祇聽「蓬」的一聲大響，小安子的手臂，疼痛欲折，身子被勁力一推，不由自主的直拋起來，飛落大街街心，史存明使用滅陽掌功，一掌把小安子震下屋瓦，接着反手一掌，拍在孟絲倫的脅下，解開了她被小安子閉住的穴道，叫道：「走！」金弓郡主穴道乍通，右臂雖然有點麻痺，好在沒有大碍，立即把腰身一幌，跳落平地，直向胥門衝去。

史存明也在瓦面上用了個「風吹落花」的身法，刷的飛掠下來，落在街心，代替了金弓郡主掩護斷後的角色，這時候兩個人拍馬向他猛撞過來，一個是清宮侍衞領班樊威，一個是大內侍衞侯景茂，樊威坐在馬上，這回他用的兵器不是紫金刀了，却挺着一支鑌鐵筆管槍，人未衝近，刷的一槍，向史存明分心刺到，史存明略一閃身，讓過槍頭，使了着「脫肘擒拿」，反腕一勾，抓住了槍纓上截的槍桿，用力一帶，要把樊威扯落馬下，那知樊威在大內侍衞裡面，是有名的力士，他立即用兩腿夾緊馬腹，雙臂往回一牽，史存明這一下居然沒有把他扯落坐騎，侯景茂恰好拍馬衝到，他的兵刃是一支方天畫戟，戟花一繞，圈出二尺見方的圓輪，向史存明咽喉疾刺。

第卌四回：智郡主計騙假和坤

畫戟在十八般兵器裡面，跟雙鈎和單鞭一樣，最是難練，可是戟頭上多了一個蛾眉枝子，除了刺扎之外，還多了鎖、拿、鈎、掛幾個字訣，如果精通戟法，眞個可以蕩決千軍萬馬，（三國演義裡的溫侯呂布，和曹操的猛將典韋，都是精通戟法，勇冠三軍。）侯景茂一戟搠向史存明咽喉，史存明不慌不忙，斷虹劍寒光一閃，錚錚兩響，竟把畫戟尖頂和蛾眉橫枝，一古腦兒削落地上！

侯景茂大吃一驚！可是他的坐馬照舊向史存明衝到，史存明陡的想出一個主意來，抓住樊威鐵槍的右手，掌底透勁，陡的一招「舉火燒天」，向上一舉，竟然把樊威連人帶馬利用這一桿鐵鎗的力量，離地抽起一尺多高，那馬出其不意，一聲驚嘶，樊威也嚇得鬆了雙腿，史存明更不怠慢，左臂一摔，竟把樊威由馬鞍上硬生生的抽了起來，橫着向侯景茂一撞，砰砰兩聲大響，這兩個清宮侍衛胸口對胸口撞在一起，撲通咕冬，他兩人齊齊被對方一激之力，翻了個沒頭跟斗，然後巴達兩聲，結實實的摔到地上！

史存明祇一出手之間，便摔倒清宮三名侍衛，眞正是威震全場，其餘馬上的人再也不敢衝過來了，鐵簑銅拂兩人在城樓上連連發出呼哨，示意史存明不要戀戰，史存明瞿然醒悟，回轉身子，向胥門外跑去！

他剛才跑出城門，鐵簑銅拂兩道，颯颯兩聲，由胥門城樓上，飛掠下來，三個人會在一處，展開

陸地飛行功夫，一溜烟也似的去了，等到大隊官兵由蘇州城裡衝出來，史存明三人已去得沒了影踪！

金弓郡主這一次安排妙計，假扮欽差，在蘇州知府衙門裡，誘擒了乾隆帝，像這樣大胆的作風，眞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她這一次捕捉乾隆皇帝，却苦了蘇州城和附近縣鎭的小民百姓，出事之後，蘇州和附近一帶的太倉、常熟、武進、松江、鎭江、金壇、六合等十幾個縣城，連同一切鄉村市集，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戒嚴，一切水陸碼頭和道路，完全駐守了汎營八旗滿漢兵卒，封鎖交通，查問行人，所有墟集完全關閉，百行商業完全停頓，老百姓怨氣連天，個個背地裡咒罵不絕！

你道史存明這一行人，把乾隆帝刼了之後，將他收藏到那裡去呢？原來金弓郡主孟絲倫在動手之前，已經安排好一切後路和退步，她打算如果捉拿不着乾隆帝，事機失敗，一行人便逃進茅山，在靑林坡史承澤的家裡蟄伏，躲躲風頭，如果是成功呢？便不能夠躲在茅山了！因爲茅山距離蘇州不遠，地方不大，乾隆帝又有過一次涉險經歷，滿淸的官兵一定很快的開到茅山搜索，所以史承澤的山居，決不能夠做窩藏乾隆帝的地方，所以孟絲倫決定這一次得手之後，大夥兒立卽翻過茅山，直奔浙江邊界，遁入江浙兩省交界的西天目山去，因爲東西天目兩山，千山萬嶺，山深林密，如果在這裡窩藏皇帝，最好沒有，就在史存明一班英雄，大鬧蘇州城的第三天，浙江西天目山之下，來了一批老少英雄男女俠客，押着一架騾車，騾車裡坐着一個眼睛綁了黑布的人，就是萬乘之尊的乾隆皇帝！

史存明和鐵簑、銅拂一班老少英雄，在蘇州城得手，連夜翻過茅山，在路上買了一匹健騾，賃了一架車子，把皇帝藏在騾車裡，三天之後，來到西天目山山麓下面，史存明方才下令把乾隆帝的綁眼

黑布解開，乾隆帝乍見陽光，感到一陣暈眩，他不禁發起皇帝脾氣來，喝道：「你們這班叛賊！要把朕綁架到那裡去？」

衆人還未回答，金弓郡主已經冷笑一聲道：「你口口聲聲說我們是叛逆嗎？這可以叫做恬不知恥，你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叛逆呢！」乾隆帝聽見說話的是個女子，感到十分詫異，他接連眨了幾眨眼睛，才看清楚說話的是一個中年女子，豐容盛貌，英氣勃勃，乾隆帝訝異的問道：「你是誰人？朕怎的會是叛逆，胡說！」

孟絲倫冷笑一聲道：「你本來是前朝閣老大臣陳世倌的兒子，糊裡糊塗，給人家掉換到宮廷裡去，身為漢人，做了滿清皇帝，已經是恬不知恥的了，還要忘却本來，口口聲聲的叫我們做叛逆，我們是漢人子孫，做的是光復大漢河山的工作，甚麼叫做叛逆，像你這樣數典忘祖，才是眞正的叛逆呢！」乾隆帝被金弓郡主一頓搶白，眞個又羞又氣，又是狐疑：「我是陳世倌的兒子，他們怎會知道！」

史存明看見乾隆帝的面上，靑一陣紅一陣，知道他心裡十二分難過，在旁邊插嘴說道：「皇上不要疑慮，我們把你請到這裡來，絕對沒有戕害你的意思，不過請你看一件東西罷了！」鐵簑銅拂兩人請乾隆帝下了騾車，拾步登山，西天目山風景淸幽，修篁蔽日，一行人簇擁着乾隆帝，來到半山腰一座岩石上，這岩石大可畝許，週圍生長了七八株合抱不交的大樹，雖然是在驕陽烈日之下，也是淸氣襲人，史存明請乾隆帝在一株大樹下坐下來，方才說道：「我們把皇上請到這裡來，雖然手段是冒昧了一點，有驚聖躬，不過進一步來說，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決不能够跟皇上談幾句心腹話呢！皇上看

看這是甚麼東西！」他說着拿出陳閣老的遺書和族譜，向乾隆帝面前一放，說道：「皇上，先請你看看這件東西吧！」

乾隆帝看見史存明遞過來的卷軸，封面寫着浙江海門陳氏家譜這行金字，不禁眼前一亮，自己千方百計，用盡心思也弄不到手的陳閣老族譜，竟然會在自己眼前出現！可笑他還以為自己眼花，用手連連揉着眼睛，口裡喃喃說道：「哦！這是陳世倌的家譜哩？」

金弓郡主在旁邊笑道：「你祇要看看這本家譜，便明白你自己是不是掉包頂替的皇帝了！這裡還有陳閣老一封遺書，一起看吧！」乾隆帝看見遺書和族譜封面上的字，果然是陳世倌的遺墨，自己在前朝奏摺裡，曾經見過陳閣老的筆跡，心裡湧起一陣異樣思潮，雙方不住抖顫！

乾隆帝戰戰兢兢的，先把陳世倌的遺書拆開，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他看過了遺書，面上全無血色，再把族譜打開，揭到最後一頁，在陳世倌名下，果然寫着兩個兒字的名字，長子叫陳嗣良，（即是乾隆皇帝本身）是康熙壬午年生，次子叫陳從善，是雍正丙辰年生，還註明出生時辰日子，乾隆帝看過族譜，心裡更無疑慮，突然雙手掩面，大哭起來，史存明吃了一驚，正要上前解勸，孟絲倫扯了扯他的衣角，說道：「不要勸他，讓他哭個痛快！」

乾隆哭了一陣，方才拭乾眼淚，站起身來，說道：「好好！朕活了幾十年，今日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你們全是我的輔弼，朕決不會虧待你們，一定重重封賞你們的爵祿！」話剛說完，史存明接口說道：「皇上的美意我們多謝，不過我們全是前朝忠烈之後，不做淸朝的官，皇上不要見怪！」

史存明這樣一說，乾隆帝方才知道失言，不禁面上一紅，鐵簑道人正色說道：「前些日子，貧道

跟皇上說過李世民興唐的故事，皇上難道忘記了嗎？陛下本身也是漢人，何忍令神明華冑，長此淪爲夷狄，效披髮左衽之俗呢？」乾隆帝低下了頭，嘿然不答。

銅拂道人說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強，皇上如果安心以漢人苗裔，而爲愛新覺羅氏的家奴，我們也沒有別的話說了！」愛新覺羅是滿淸皇室的姓，銅拂道人這幾句話，實在含有激將的用意，乾隆帝浩然歎道：「積重難返，恢復漢家正朝，眞正是談何容易？」

鐵簑勃然大怒，就要發作，史存明却向他使個眼色，他向乾隆帝道：「皇上！假如你當年不是機緣湊合，給雍正皇妃抱入宮裡，今天還不是陳世倌的兒子嗎？今天皇上能够親自到江南，訪査自己生身父母，足見孝思不匱，皇上何不移孝作忠，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恢復漢家河山呢？」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乾隆帝不禁心裡一動，答道：「朕何嘗沒有這個意思，祇不過這件事體非常重大，一個不巧，變了畫虎不成反類犬哩！」

孟絲倫聽見乾隆帝這樣口吻，知道他已經心動，立卽施展開銳利詞鋒，說道：「陛下之言差矣！天下有那一件大事，是容易成功的，一個人最要緊的，就是立定志向，少康一旅，中興夏朝，楚雖三戶，亦可亡秦。如果皇上肯抱着恢復漢室的大志，必定可以成功，昔日宋太祖趙匡胤，不過是一個殿前都檢點，因爲知人善用，天下歸心，所以一夜之間，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做了太祖皇帝，何況今日陛下處境，比起當年的趙匡胤，不知道要勝過多少倍，堯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難道陛下不能做趙匡胤嗎？何必自卑自餒呢！」乾隆帝本來是個好大喜功的人，他常常自比歷史上的開國皇帝，像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金弓郡主向他說趙匡胤陳橋兵變的故事，對正了乾隆帝的脾

胃，他情不自禁的說道：「哦！照你看來，朕要恢復大漢江山，應該怎樣做法？」

史存明聽見乾隆帝說出這句話，不禁大喜，正要開口，金弓郡主說道：「陛下要恢復漢家正統，事本不難，第一，陛下回京之後，先把駐防各省的滿洲旗兵，完全解散，說天下已經太平，毋須要這許多軍隊，解甲歸農；第二，陛下解散旗兵之後，把原有的漢軍擴充名額，招募漢人，任用漢人做帶兵將官，等到兵力準備充份了，陛下可以行第三步計策，恢復漢家朝儀，廢除滿人衣冠，三五個月之後，再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把朝上的滿洲王公大臣，完全逮捕，公佈天下，改元稱治，這樣一來，皇上便可以不折一兵，不遺一矢，恢復大漢河山，陛下本人也名垂竹帛，千古不朽，不知道陛下有這個意思沒有？」

鐵簑、銅拂、史存明、岳金楓等人，聽見金弓郡主把恢復漢室的大計，侃然而陳，有條不紊，不禁又是歡喜，又是欽佩，那知乾隆一聽之下，把頭顱大搖特搖，說道：「不行不行！你的計策雖然週密，却是半步也行不通，第一關已經通不過哩！」

史存明吃了一驚，急忙問道：「皇上，這計策不是很好嗎？怎樣行不通呢？」乾隆帝搖頭道：「你們有所不知了！先皇帝在生之日，已經公佈明詔，全國十八行省的滿洲八旗兵，不管天下怎樣太平，也不能够解甲，朕如果回到京師，解散旗兵，第一個皇太后首先反對，其餘王公大臣，更加不用說啦！」孟絲倫道：「哦！如果不能够解散旗兵，把他們統統調到遙遠的邊省去，也是一樣！」乾隆帝又再搖頭道：「調他們到邊省也不行，先皇帝已經定下法制，皇帝祇可以決定征戰，並不能够任意調動軍隊，因爲一切兵權，完全在軍機部和親王、恭親王、鄭親王、豫親王四個王爺的手裡！」

雍正生前對自已的兒子，預防得這樣嚴密，大大出乎羣雄意料之外！鐵簑、銅拂兩人面面相覷，孟絲倫低頭沉吟，史存明忽然說道：「那麼，皇上返回京師之後，立卽頒佈天下，恢復漢家朝儀吧！」原來史存明認爲乾隆帝雖然沒有兵權，他畢竟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如果肯下一道聖旨，恢復漢人衣冠，使國內的漢人耳目一新，激發起天下漢人緬懷故國的思想，到那時候，民間自然會滙集起一股反抗清室的力量來，祇要大家齊心，就是百萬旗兵，也是沛然莫禦，一到相當時機，仍舊可以把滿清的統治推倒，這叫做英雄造時勢，史存明這樣一說，乾隆帝點了點頭，說道：「這一點還可以考慮！」

原來乾隆帝生平酷嗜漢學，愛好漢人衣冠，很久以來，已經有恢復漢家朝儀的念頭，尤其他對自已身世有了懷疑之後，這想法更加堅決，（清朝的正史裡，也有記載乾隆帝要恢復漢家朝儀，但爲太后所阻的事。）他這樣的一說，史存明不禁大喜，孟絲倫却是大不以爲意，搖搖頭道：「單單是恢復漢人衣冠，有甚用處？滿清一樣統治中國，漢人仍舊要受滿人壓逼，這叫做換湯不換藥罷了！」

乾隆帝急忙說道：「恢復漢家朝儀，這不過是朕恢復漢族河山計策的第一步，朕打算在今後十年之內，准許滿漢聯婚，廢除滿人風俗，改革滿人文字，把居住中原的滿洲人，逐漸漢化，再想法子把兵權移到朕的手裡，然後舉事，這樣一來，做成一種時勢，十年之後，一定可以恢復漢家天下哩！」他說出自已心目中的十年大計，衆英雄心裡不禁泛起一片迷惘的感覺，十年，這一段未來的日子，多麼悠久，十年後的世事，有誰敢胆保証，正正合了一句：「俟河之淸，人壽幾何？」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

狄鵬擧再也忍耐不住，厲聲說道：「皇上，拋開恢復漢家天下這件大事不談，你先要把和坤這奸相殺掉，天下的老百姓，方才可以鬆一口氣！」乾隆驚訝問道：「把和坤殺掉嗎？他對朕忠心耿耿，公忠爲國，無緣無故，怎可以殺他呢？」鐵簑眞人冷笑道：「皇上給和坤蒙蔽了！他怎樣公忠爲國，賣官鬻爵，任用私人，弄到官場裡貪墨成風，地方上豺狼當道，這樣罪大惡極的奸臣，留他在朝上有甚麼用處？應該早日殺掉了他，以謝天下！」他接着說了和坤許多劣跡，乾隆帝却是嘿然不答。

這是甚麼緣故呢？要知道乾隆皇帝與和坤兩人之間，先天上已經有了一種特別的淵源，（卽是乾隆做太子的時候，因爲一時童心，戲掩雍正愛妃雙眼，被那妃子用象牙梳擊傷額角，結果害得那妃子給皇后賜死，後來乾隆做了皇帝，看見和坤相貌酷肖妃子，因而大加寵眷這一件事。）後天這一方面，和坤對乾隆帝的奉承，一向是小心謹愼，無微不至，正所謂先入爲主，那裡肯聽了鐵簑眞人片面的言詞，便肯定和坤是奸雄，要把他殺掉呢！狄鵬擧看見乾隆帝沉吟不答，心裡冒火，喝道：「天下的子民百姓，個個都說和坤是奸臣，恨不得把他寢皮食肉，你怎的還要袒護着他，不把他一刀殺却？」

金弓郡主知道乾隆帝對和坤寵眷已深，如果在他面前，說和坤的劣跡，祇有引起乾隆帝的反感，她向狄鵬擧喝道：「鵬兒！皇上是天下的至尊，豈可以在他面前放肆，快退下去！」狄鵬擧祇好氣憤憤地，退在一邊，孟絲倫向乾隆帝笑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天下人却說和坤是壞蛋，你却說和坤是忠臣，就這樣吧！你立卽寫一張便條，好讓我拿來施展妙計，把和坤引到這裡來，將他殺掉！」乾隆大吃一驚，他那裡捨得殺害和坤，孟絲倫却是不由分說，吩咐史凌霜拿出文房四寶，攤開箋紙，

要乾隆帝就地揮毫，乾隆還要支吾，史劍虹已經忍耐不住，喝道：「你寫不寫，如果一定不寫，公子爺不管你是皇帝，馬上拔出劍來，首先把你宰掉！知道沒有？」

乾隆帝聽見史劍虹這樣說，不由吃了一驚，他知道自已性命還懸在眼前這班人的手上，無可奈何，只好照着孟絲倫的意思，寫了一張便條，金弓郡主看了一遍，認爲滿意，又跟史存明、岳金楓、鐵簑、銅拂各人商量了一陣，方才向乾隆帝說道：「皇上，我們本來應該送你回去，可是大家認爲還要陛下在這裡屈駕小住幾天，才能够使我們完成另外一件大事，皇上既然一番跋踄，被我們帶到這裡來，既來之則安之，就在這裡歇一歇吧！」她也不管乾隆帝答應不答應，便吩咐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狄鵬舉四個小俠，將皇帝押到深山裡，自已再計議進行一切。

話分兩頭，現在又得要說蘇州城這一面，再說和坤與蘇州地方官府，以及一班護駕侍衞，自從乾隆帝在蘇州知府衙門裡面，被假扮欽差的岳金楓刧走之後，焦急萬分，好比熱鍋上的螞蟻，因爲照清朝的律例，他們護駕不力，如果皇上出了差錯，他們個個就是凌遲斬首的罪名，尤其是和坤本人，他向來把乾隆帝當作獨一無二的靠山，倘若皇上發生不幸，給朝上太后知道了！不但抄家沒產，還要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和坤首先坐在知府衙門裡，把知府席寳琦以下一班地方官吏，駡得狗血淋頭！又向小安子、樊威、侯景茂這班侍衞，斥駡護駕不力，說道：「這次皇上如果給叛逆殺了，我和坤固然是腦袋搬家，你們這些酒囊飯袋，也別想有一個能够活命！哼哼，我先把你們凌遲了，然後自縛上京，請皇太后治罪！」

這些侍衞被和坤駡得怨氣冲天，祇好加意尋找，一連五天，地方官府連同汎營官兵，三班捕快差

役，差不多把江南地面完全找遍了，也得不到乾隆帝的踪跡下落，和坤的面色一天比一天難看，席知府以下各人，也是眠食俱廢，連癲道姑洪仙韻、桶老怪寇東萊也一齊出動，深入山林，搜索寺觀，忙個不了，到第六天早上，蘇州府衙門前，突然來了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年，衣衫襤褸，滿面風塵之色，神態却是慌慌張張的，要闖進知府衙門裡。

把守衙門的官差皂隸，當然不會讓一個尋常百姓，胡亂闖進衙門，立即上前喝道：「瞎眼睛的小子！撞了邪嗎？這地方你也配進來嗎？」少年慌忙說道：「爺，小民到衙門來，要謁見中堂和坤大人，麻煩各位通報！」

衆官差吃了一驚，不旋踵間哄然大笑起來，說道：「你這小子敢情是瘋了啦，憑着你這莊稼漢的身份，也要見和中堂，趁早滾吧！惹翻了知府大人，先把你打一頓板子，還要叫你扭枷遊街呢！」少年這時候彷彿鎭定下來，冷笑說道：「我求見和中堂，是得着皇上的消息，那一個胆敢把我打板子，那一個敢要我扭枷、遊街示衆？」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幾個官差齊齊吃了一驚，異口同聲問道：「小子！你剛才說甚麼？」「你得着皇上的消息嗎？皇上現在那裡？」少年並不回答，祇是搖了搖頭，向知府衙門口石獅脚下一坐，說道：「你們去報告和中堂，我要見着了和大人，方才肯說！」

官差立即跑進衙門裡，通報給席知府，席寳琦立即轉給和坤，和坤一聽之下，吃驚不小，叫道：「快點請他進來！」左右跟隨聽見中堂大人說了一個「請」字，覺得十分詫異，那裡還敢怠慢，立即出去，不多時候，把少年請到內花廳裡，少年一見和坤，就要叩頭，和坤伸手把他扶住，連聲說道：

「不敢當不敢當，老弟如果能够說出皇上的藏處，或者是給我們一點線索，把老佛爺找着了，皇上論功行賞，一定給你做大官，終生富貴！」

少年答道：「小民名叫王澤，是茅山的居民，這裡有一張便條，是皇上御筆親自書寫的，他吩咐我拿到蘇州衙門裡，給中堂大人一個人看，紙條就在這裡！」少年一邊說着，一邊伸手摸索衣袋，果然拿出一張紙條，恭恭敬敬的遞給和坤，和坤接過一看，內文竟是：

「朕被叛逆囚於茅山一石洞內，身陷網羅，欲逃未能，巧遇義民王澤，賜珠一顆，着代傳書，飭令中堂和坤及護駕人衆，火速來救，萬勿延遲，不然，叛逆將移巢別地矣！」

底下還寫了御名，字跡潦草，不過和坤終日伴着皇帝，當然認得皇帝字跡，在他眼底看來，這紙條是乾隆皇帝親筆書寫，絕無疑問，和坤不禁沉吟起來，那名叫王澤的少年，又由衣袋裡摸出一顆龍眼大小的珍珠來，說道：「相國大人，這顆珍珠是皇上賞給小人的，叫我立即到蘇州府來送信哩！」

和坤猶豫說道：「茅山，茅山離這裡不遠，叛逆居然這樣大胆，把皇上收藏在茅山？」說到這裡，旁邊的蘇州

知府席寶琦，登時變了面色，喝道：「混帳！這小子是叛逆派來，叫我們上當的，人來，把他拿下！」

左右差役聽見知府大人這樣一叱喝，如狼似虎，蜂湧過來，把王澤按倒在廳上，和坤以爲他一定驚惶失措，大叫寃枉，那知道這外表看來村頭村腦的少年，居然昂然不懼，呵呵大笑！

這一下大大出乎和坤、席知府兩人意料之外，席寶琦喝道：「小子！你死在眼前了，還要故意裝做鎭靜，如果不叫你吃點苦頭，你還以爲本官是三歲孩提，可以任意欺蒙哩！

席知府令衆差役將王澤施以酷刑，逼他從實說出皇上的藏處來。

我來問你一句、皇上如果被叛逆拿了，怎會有紙筆寫信，就算他寫了信，怎會交到你的手上？叫你帶到蘇州衙門來，這不是故意裝成圈套，騙鬼吃豆腐嗎？是那個主使你來騙人的？快說出來，本官還可以饒恕你年少無知，赦免你的死罪！」左右差役也喝起堂威來，叫道：「聽見沒有？快說！」

和坤聽見席寶琦這樣一說，恍然覺悟，席知府的話端的沒有錯，茅山離蘇州並不很遠，自己經已派小安子和樊威兩人，帶領大隊差役兵弁，搜索過好幾次，對方就算是有天大胆子，也不敢把皇帝收藏在茅山，等候官兵擒捉，這少年却突然拿了皇上的書信到來，難怪席知府起了疑心，以為是對方故意擺下的圈套哩！和坤想到這裡，也向王澤喝道：「你這胆大妄為的小子，居然到孔夫子門口賣百家姓，把一切說出來，本中堂不但不把你當叛逆治罪，還可以給你極重的賞罰！」

他和席知府這樣一唱一和，一騙一嚇，以為對方一定上當，必定說出眞相，那知道王澤索性把眼睛一閉，不瞅不睬，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席知府大怒道：「小子！你以為裝死便行嗎？左右過來，拿夾棍壓他的雙腿，看他供認不供認？」王澤突然睜開眼睛來，喝道：「你們這些酒囊飯袋，枉自吃了朝廷的俸糧，比畜生還要蠢，你用夾棍弄折了我的腿，有甚麼用處？祇怕貽誤皇上的性命時，你們還要受千刀凌遲呢！」席知府大怒道：「胡說！」

——

第三十五回：空屋明燈妙計誑侍衛

他就要喝令差役行刑，和坤忽然叫道：「且慢！」那些皂隸正要去拿夾棍，聽見和坤這樣一說，只好停手，只見和坤慢吞吞的由坐椅裡站起身來，走到花廳中心，骨碌碌的兩隻眼睛，向被夾棍壓在地下的王澤緩緩看了一遍，突然乾笑幾聲，說道：「好小子！你明明是奉了叛逆命令，到來賺騙本相，還要故作鎮靜，滿口混賴！」

這名叫王澤的少年不是別人，正是在青林坡奉母隱居的史承澤，他奉了金弓郡主的命令，到來賺騙和坤，這一着棋子十分危險，可說是九死一生的勾當，不過史承澤本着一腔義憤，毅然裝做告密人的身份，投身虎口，他這時候已經把自已的生死，置之度外，心裡反而覺得泰然，史承澤聽見和坤這樣說，昂起頭來，冷笑說道：「你說我混賴也好，奉令行事也好！總之事不離實，我不過是一個砍柴的窮漢，死了猶如螻蟻一般，可是你們就誤了皇上的安危，個個都是千刀凌遲，滿門抄斬的大罪！」和坤本來也是一個奸猾小人，他看見史承澤泰然自若的神色，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向差役道：「放他起身，請他上坐！」

這幾句話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席知府更加惶惑萬分，說道：「中堂大人，這小子滿口胡說！你也相信他嗎？」和坤向他擺了擺手，說道：「你別先來打岔，本中堂自有主意！」皂隸只好把史承澤由地上扶起來，和坤還吩咐左右跟隨搬過一張坐椅，叫他在公案側面坐了，滿面陪笑說道：「小兄弟不

要誤會，剛才不過是有意相試，當作遊戲罷了！」

史承澤估不到自已這一番表情，居然騙過了老奸巨猾的和坤，眞個又驚又喜，他裝做茫然的樣子，坐在椅上，和坤和顏悅色說道：「小兄弟，我們因為上過叛逆好幾次的當，不能够不小心謹愼，現在好了，我們試出你說的是實話，你把遇見皇上的經過，直說出來，半句也不要錯漏，知道沒有？」史承澤看見和坤雖然笑容滿面，兩隻眼睛却是半下不瞬的盯着自已，知道對方還是存着試探的口吻，這少年立即把心神安定下來，依照金弓郡主的指敎，把自已遇着皇帝的經過，（當然是說謊編造的）說了一遍，史承澤大意說自已本來是世代住在茅山裡的山民，一向靠着樵採，與及種些蔬菜過活，約莫在三天以前，一個剛才破曉的早上，自已恰好起來，到菜畦裡澆水耕作，山坳裡突然走出一夥人來，有男有女，其中還有兩個道士，挾着一個白面團團的中年人，直向自已住的茅屋奔來，自已正在覺得暗暗納罕，來人中的一個道士，突然向他開口，說有一個同伴染了急症，要借自已的茅屋住幾天，他看出這班人行徑蹊蹺，不是善類，正要開口拒絕，那道士却刷的抽出明晃晃長劍來，向自已胸坎一指，出言恐嚇，說自已如果不答允，馬上手起劍落，一揮兩段！他看見對方這樣的來勢，自已在深山裡孤立無援，只好答應。

和坤聽到這裡，猝然問道：「慢着！我來問你一句，你住在茅山甚麽地方！」說着向知府席寶琦使個眼色，席知府立即會意，吩咐左右取茅山地圖來，史承澤道：「哦！小民住的地方名叫做青林坡，是茅山最隱僻之處！」和坤突然問道：「你怎的會一個人住到那樣荒僻的地方，不怕盜賊虎狼嗎？」史承澤道：「小民先祖是丹徒縣人，鼎易之時，為了逃避兵燹，携眷入山躲避，就在山裡住了

下來，後來小民長大了，覺得非常不便，滿心要搬徙到別處，不過一時安土重遷，猶疑不決罷了！」

和坤聽了點點頭，表示滿意。

史承澤又再說下去道：「小民以為這一班人是近處綁匪，綁了肥羊到來，擄人勒贖，要假借小民住的地方，收藏肉票罷了，那知過了一日，方才知道那中年人竟是當今的萬歲爺，不由嚇了一跳！這班叛逆眞是胆大包天，刼持聖駕，這不是抄家滅族的勾當嗎？他們是亡命之徒，當然不怕，最無辜的還是小民，向來安份守已，犯不着跟他們混在一起，給自已引來殺身大禍，這幾天來，小的時時刻刻想跑出來，給官府送個信，那知道這班叛逆對小人監視很嚴，簡直是步步跟隨，連大小二便也派人監視……」

他說到這句話，和坤又再問道：「叛逆一共有多少人？男的幾個，女的幾個，有難為皇上嗎？」史承澤道：「叛逆一共有八個人，五個男的，三個女的，皇上並沒有受到怎樣的苦處，只是被他們用一條黑色手帕，終日綁着眼睛罷了！」和坤唔了一聲道：「好！你再說！」

史承澤道：「過了兩天，這班叛逆發生了意見，一班人主張把皇上留在這兒，因為江南一帶水陸碼頭，官兵佈滿，要移動也不能够，大家爭吵得十分厲害，小民這時候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說家中的米吃完了，要到山下去糴，還得要買一點日用品，這班叛逆忽然對小的變了態度，和顏悅色，除了給小的幾両銀子外，還要小人到蘇州附近去，看看水陸碼頭、官道驛站官兵的動靜，我起先以為這些叛逆有意賺騙，對小的欲擒先縱，叫他派一個人帮小的一同下山，監視行動，這班叛逆却是大方起來，他們說相信小人，不用派人同去了，還給了小的兩天限期呢！」

席知府突然問道：「賊人對皇上監視得這般嚴密，老佛爺怎會把手書的密詔，交到你的手裡？快說，不准有半句含糊！」和坤白了席知府一眼，沉着面孔申斥道：「這一點我會問他，不用你來打岔！」席寶琦撞了一鼻子灰，只好噤口不言，史承澤道：「小人的話還不會說完哩！叛逆刼持皇上的最初兩天，他們用黑布綁了皇上的眼睛，皇上不肯，一賭氣下不肯吃飯，這些叛逆慌了手脚，便把皇上綁眼的布除去，他向叛逆說悶得慌，長日無聊，要用筆墨臨池練字，叛逆起先不肯，後來也答應了！」和坤聽到這裡，不由自主的點點頭，原來乾隆帝日常在宮裡，閒來無事，最愛練字，他寫的還是趙松雪體，史承澤道：「就在小人下山買物的前一天，皇上突然叫小的斟一杯茶，他趁叛逆不注意的時候，冷不防把一個紙團，包了一團珍珠，塞入小人的衣袖裡，又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小几上寫了『報官』兩字，隨卽用袖子拭抹了去，小人馬上會意過來，下山之後，便一口氣跑到這裡來了！」他說到這裡彷彿還有餘悸，喘氣不已！

和坤聽完之後，點了點頭，回頭向席寶琦問道：「你查清楚了茅山地輿圖嗎？有沒有青林坡這個地方？」席寶琦點頭道：「不錯，當眞有這一個地方，就在中茅山第四座山峯，和第五座山峯之間，環抱了一塊小小的草坪，中茅山第四峯名叫縹渺峯，第五峯名叫寶蓋峯，兩座山峯之間，還有大片密樹林哩！」和坤微微頷首，向史承澤說道：「小兄弟，你今天來告密，功勞不小，由今天起，你住在知府衙門裡，由官兵保護，不要外出，如果這次把皇上救回來，朝廷一定有重重賞賜，知道沒有？」

他這幾句話表面看來，堂皇冠冕，其實要把史承澤軟禁在蘇州府衙之內，作爲人質！史承澤慌忙說道：「中堂大人，青林坡這地方十分隱僻，各位大人如果要到小的房屋裡，捉拿叛逆，救回皇上，

還要小的引路哩！」和坤聽見史承澤這樣一說，恍然大悟過來，自已要救回皇帝，還少不了要他做嚮導，他向左右差役道：「那麼，你把這姓王的告密人帶到簽押房去，等候命令便了！」這些官差皂隸轟諾一聲，把史承澤引到簽押房不提。

和坤又把癲道姑洪仙韻、桶老人寇東萊，和安順海、樊威等一班侍衞喚到跟前，商量怎樣由叛逆手裡，救回皇帝的方法，洪仙韻聽說對方把皇帝收藏在茅山，第一個表示不信，她搖搖頭說道：「茅山我已經到過了，雖然有百十里縱橫的地方，大小山峯也有二十多座，却沒有密林幽壑，叛逆怎會這樣的傻，把皇上收藏在茅山？我猜這姓王的小子，奉命到來說謊罷了！」和坤聽見洪仙韻這樣一說，拂然不悅，答道：「皇上身繫社稷安危，咱們決不能够憑着一已決斷，便硬說人家是奉令到來說謊的，俗語有說，紙裡包不着火，如果再躭延下去，給朝上皇太后知道消息，咱們每個人都是死罪呢！」樊威說道：「中堂大人的話很對，咱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好在茅山離這裡不遠，只要派人前去一查，便可以明白哩！」

癲道姑冷笑一聲，不再說話，和坤看見她這副神情，心裡老大的不高興，便向小安子道：「安順海，你向來足智多謀，說說咱們應該怎樣到青林坡去，拯救皇上？」小安子沉吟半晌，說道：「中堂大人，咱們應該用外邊包圍，裡面突擊的方法，先派重兵把青林坡四面扼守住了，將這片可疑地段，圍得水洩不通，然後再派幾個藝高人胆大的高手，在黃昏日落的時候，趁着暮色，猝然進襲……」小安子說到這裡，席知府突然咦了一聲，開口說道：「中堂大人，洪仙姑怎的一下子不見了！」

和坤吃了一驚，連忙扭頭看時，癲道姑洪仙韻剛才還站在花廳的一個角落，此刻却是踪跡不見！

大家不禁起了一陣騷動，和坤更加不高興，沉着面道：「洪仙姑完全是客卿的身份，她以前跟皇上說過，要來便來，要走便走，咱們不用理會她，繼續商量正事便了。」大家不敢再多言語，和坤又跟大家商量了一陣，決定採用小安子的計策，由蘇州府派出勇猛善射的弓弩手五百名，由侍衛領班樊威帶領，担任包圍青林坡，小安子跟寇東萊兩人，負責到山民王澤的家裡救人，至於和坤本人呢！乾隆帝的密詔雖然叫他親自帶人到茅山馳救，但和坤本人却是乖巧異常，不敢入山，他自己却帶一千旗兵，和蘇州參將劉守本，游擊將軍聶雲雄，扼守茅山山麓南面，名目上是遙爲呼應，兜截逃犯，其實是置身事外，怕死貪生罷了！至於那五百名入山的弓弩手，一律卸了號衣，扮成山民樵子的模樣，分批出城，到茅山下方才化零爲整，一起入山，這天黃昏薄暮，負責營救乾隆皇帝的隊伍，果然分批出發。

一路上有話便長，沒話便短，先說寇東萊和安順海兩人，扣押着史承澤，一直來到茅山山麓之下，那五百名箭手也接着分批到達，小安子向史承澤道：「小兄弟，你看準了道路，帶我們掩襲這班叛逆吧！如果這次成功，你就是一生富貴，連子孫也吃着不盡啦！」史承澤點頭道：「兩位侍衛大人放心，小人是本山裡土生土長的人，青林坡有幾顆樹木，小的也完全知道，二位跟着我來，保不誤事！」小安子見他說得這樣有把握，便吩咐史承澤向前帶路，史承澤問官兵要了一柄單刀，一綑繩索，揉身先行，大家啣尾緊隨，繞過幾座山峯，這時候天色已將近二鼓，明月在天，疏星點點，空山裡寂然無聲，只有兵弁鑽過茂林修草的時候，驚起一些宿鳥，撲撲亂飛罷了！大家在沉默裡行走了一個多更次，不經不覺，到了一道長嶺之下，史承澤突然站住脚步，說道：「各位留神！那邊山坳下面閃出一盞燈火，那就是小人的住屋了！」

大家抬頭向史承澤手指的地方望了過去，果然沒有訛誤，對面五里以外的山坡下，茂林掩映之中，當眞透出一點昏黃的燈光來，小安子在各人之中，眼力最好，還約畧看出兩間茅屋的輪廓，他向史承澤道：「王兄弟，老佛爺就在屋裡嗎？」史承澤點頭道：「不錯，皇上就在我的屋子裡！」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除了寇東萊一個人之外，個個面上登時變色，小安子吩咐大家立卽伏下，不要弄出聲响，打草驚蛇，他向寇東萊耳邊低低說了幾句，方才向史承澤說道：「咱們兩個人爬行過去，看看屋裡有多少人，方才再决定動手的時間！」

史承澤裝出害怕的樣子，戰兢兢的說道：「你一個人過去不行嗎？我怕給那些叛逆看見，他們全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會一下子要了我的性命呢！」小安子低聲呵叱道：「你別那樣生人不生胆子，既然有胆量向官府告密，還怕做嚮導嗎？只管放心，有我在你身邊，包保傷不了你一根頭髮！」史承澤聽見小安子這樣說，無可奈何，只好和安順海兩人，離開隊伍，蛇行鶴伏，兩個人一先一後，披荆穿棘，蜿蜒爬行了四五里路，果然來到史承澤的小屋旁邊，只見這兩座茅屋靜悄悄的，一燈螢然，却是一個人也沒有！

小安子不禁狐疑起來，屋裡既然點着燈火，决不會沒有人，難道所有人都離開了屋子嗎？那裡有這樣湊巧的道理呢？他雖然足智多謀，不禁一陣惶惑！史承澤爬近小安子的身邊，低聲說道：「爺！屋裡像沒有人哩！」小安子隨手抓了一顆碎石屑，托在掌心，用力一彈，那顆石屑呼的一响，直射在窗框橫木上，閣的一聲輕响，說也奇怪，屋裡仍舊沉寂如死，沒有半點反應！

安順海再也沉不住氣，倏的一拍雙掌，現身出來，一個「海燕掠波」之勢，撞向屋門，他用「鐵

籬笆」的身法，側起肩頭，照準那兩扇虛掩着的柴扉一撞，砰彭兩聲，門扇被他猛力一撞，當堂跟門框脫了榫臼，嘩啦啦，應肩倒下，果然不出所料，屋裡一燈如豆，空空如也，那裡有半個人的踪影，小安子看見白木桌子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壺，小安子伸手一摸，覺得茶壺裡的茶兀自滾熱，可見屋裡的人，剛剛離去不久，安順海正要跑出屋外，喊史承澤進來，詰問一切，那知道他才一轉身，窗外嗤嗤兩聲，兩道烏光破窗飛入，猛向小安子面門胸口要害同時飛到！

這一下出其不意、突如其來，換了本領稍差的人，已經着了暗算，好一個安順海，却是耳目靈警，身手敏捷，烏光才一飛入，他已經施展「聽風接暗器」的本領，伸手一綽，已經把破窗射入的暗器，接到手裡，可是這兩支暗器的勢道異常勁猛，把小安子的手指撞得隱隱生疼，他低頭一看時，原來是兩支七寸多長、黑沉沉的烏木，無鋒無稜，像這樣的暗器，眞個是自已生平所未見！小安子眞個吃驚不小！立卽把腰身一扭，使了一個「金鶯織柳」的身法，颯颯兩聲，穿出屋外，只見十丈以外，兩條黑衣人影，疾如脫弦之箭，向着山坳入口飛奔過去！

小安子心頭火起，喝道：「暗箭傷人，算的是那一門英雄好漢！待要跑到那裡？」一提眞氣，流星逐月也似的，追了下來，引誘小安子追趕的不是別人，正是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他們依照母親金弓郡主定下的計策，把小安子引開，好讓史承澤行使第二步妙計！

史承澤在小安子追趕史劍虹兄妹的時候，發狂也似的向來路跑回，他故意在泥地裡打了幾個滾，弄得一身泥土，通體汚穢，這少年壯士一直跑到寇東萊和弓箭手伏身的地方，高聲叫道：「不好了啦！安老爺在屋子裡，給刺客包圍哩！」寇東萊看見史承澤神情狼狽，信以爲眞，立卽向弓箭手叫

道：「吶喊！衝鋒！」五百弓箭手齊聲叫喊起來，驚天匝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人影幢幢，四面八方直向小屋衝去。

寇東萊爲了要在皇帝面前邀功，一身當先，奔跑了兩里路，他奔到一株大樹下，樹頂枝葉簌簌幾响，飛隼也似的掠下一個人來，這人身材高大，黑色衣褲，頭上戴了一個黑布面罩，手裡擎着一柄光閃閃的長劍，脚尖還未點地，劍光一個盤旋，已經砍翻了寇東萊身邊兩名弓箭手，寇東萊大吃一驚！更不打話，伸手向腰一捋，嘩朗朗，抖出那條帶刺鈎鞭，他還保持着武林前輩的身份，不肯暗襲，叫了一聲：「看招！」六尺長的鈎鞭一抖，呼呼呼，「雲麾三舞」，接連打出三鞭，向幪面人上中下三路同時捲到。

幪面人哈哈兩笑，身子一晃，也不知道他用的是甚麼身法，一下子便鑽出鞭影包圍圈，嗤的一劍，向寇東萊腰肋「白海穴」刺到，寇東萊認得來人穿過自已鞭影的身法，竟是武當絕傳的「沾衣十八跌」，不禁心裡一驚，他立卽一坐腰身，用個「倒拗枯蓮」，躲過對方劍尖刺穴，刷地一輪鈎鞭，使了招「蟄龍驚蟒」，鞭梢抖得筆直，猝點對方的太陽穴，這一着攻敵之所必救，幪面人劍鋒一卸，用了一手「季扎掛劍」，噹的砍中鞭頭，把那六尺長鞭撞了回去！

這幪面人正是武當大俠岳金楓，他在南天山隱居十幾年，劍法已經臻入化境，寇東萊才一跟他交手，暗裡心驚，他把鈎鞭一抖，使出「八方風雨」鞭法來，剎那間翻翻滾滾，漫天匝地全是鞭影，四面八方也是寇東萊的身形，岳金楓却是個大行家，哈哈一笑，使出武當鎮山的七十二手連環奪命劍，連人帶劍，捲成一道精光長虹，在滿天鞭影裡，左衝右突，寇東萊用盡本領，長鞭飛舞，彷彿撞着鐵

壁銅牆，他兩下裡這一動手，眞個半斤八兩，銖錙並較，追風逐電也似的鬥了四五十合，不分勝敗！

那些清兵的弓箭手，看見寇東萊遇了勁敵，吶喊連聲，紛紛包圍過來，要想倚多為勝，那知道他們這一蜂湧上前，反而合了岳金楓的脾胃，這是為何？原來武當派的「連環奪命劍」和「沾衣十八跌」，都是以少勝衆的功夫，本來一個人的功夫，任你怎樣厲害也有限度，就算你有楚霸王再世的勇力，極其量可以抵敵十八百人，如果遇上千八萬人，那就要寡不敵衆了！可是武當派這兩套功夫，却是恰好補救這個弱點，如果「沾衣十八跌」功夫練到化境，便能够利用敵人的勁力，反擊敵人，任你二三十八一齊上來，也要跌得橫七豎八，四脚朝天！「連環奪命劍」呢？完全是尋隙抵瑕的功夫，說眞一句，就是以敵制敵，假如對方有四五十人，一齊舞動刀槍棍棒過來，圍攻自己，這套劍法便用一種牽引的力量，以敵之槍，制敵之棍，運敵之矛，攻敵之盾，把對方弄得暈頭轉向，跌跌爬爬，本來是寡不敵衆的，却變了以寡勝衆！所以武當絕技，名震天下，清兵剛才蜂湧過來，岳金楓一聲長笑，劍法陡的一變，只見他跟隨着敵勢團團而轉，連人帶劍，舞成一個光環，在清兵刀槍夾縫裡飛舞來去，如虎揷翅，似蛇生足，所到之處，清兵的弓箭手紛紛仆跌倒地，呼號喊痛之聲，混成一片，把個寇東萊氣得三屍暴跳，五內生烟，自已的帶刺鈎鞭，雖然飛舞趕打，勢若奔雷，始終不能够把對方纏住，只有吼叫如雷罷了！

史承澤却趁着清兵秩序大亂的時候，跑離了青林坡，直向山外奔去，他提着一口氣跑到山麓，冷不防側面嗤嗤連响，射過一排弩箭，史承澤險些兒給弩箭射個正着，好在他身手還算矯捷，立即滾身伏地，少年壯士知道這些弩箭是清兵射的，高聲大叫：「不要放箭！是我！」清兵聽出他的聲音來，

立即停止放箭，史承澤方才爬起身來，再跑了幾十丈，只見和坤那簇人馬聚集在空地上，史承澤跑到和坤馬前，高聲叫喊：「中堂大人！叛逆十分厲害，兩位侍衛大人失了風哩！」

和坤一聽之下，不由嚇一大跳，喝道：「寇老英雄和安侍衛兩個，都是武林裡面頂尖兒的好手，又有幾百官兵幫助，怎的連幾個叛逆也拿不了？怎樣失風！你說！」史承澤叩頭道：「相國大人有所不知了！這班叛逆的消息眞個靈通，官兵才一開入茅山，他們便自覺察出來，把皇上移到別處，却在小民的住屋裡，擺下了空城計，點亮燈火，引誘我們，小人一時不察，和安老爺蛇行匍伏過去，那知道還未踏入門限，門縫裡射出暗器來，把安老爺打倒，生擒活捉去了，小的連忙大叫救命，寇老爺立即帶官兵向小屋衝鋒，要搶救安老爺，那知道屋門開處，跳出幾個男女劍客來，完全是叛逆邀請來的高手，一面把寇老爺敵住，一面亂殺官兵，猶如斬瓜切菜也似，小人見這些叛逆十分勇猛，幾百官兵包圍着他，兀自給他們幾個人殺得落花流水，所以冒險跑來送信，請中堂大人立即派人救應！」和坤看見史承澤滿身汚泥，說話時候兀自呼呼喘氣，立即信以為眞，向劉參將、聶雲雄兩人喝道：「趕快催動人馬，殺進山去！」

跟隨着和坤的，除了參將劉守本、游擊聶雲雄之外，還有大內侍衛侯景茂、邵天華、岳正平、高炎元、焦春雨五人，這些都是由京師一路追隨乾隆帝下來的大內高手，聽說自已的同伴遇了埋伏，不等和坤吩咐，已經催動人馬，直殺進去，那知清兵前隊才一進入茅山，半山腰裡呼的一响，冒出一條黑衣人影來，正是癲道姑洪仙韻，她向史承澤冷笑道：「小子！你這些花言巧語，只可以騙得和中堂，却騙不過你姑奶奶，趁早跪下！」話未說完，伸手一抓，其疾如電，向史承澤胸口衣服抓到！

癩道姑這一下突如其來，史承澤大吃一驚，要躲閃經已來不及，眼看就要給洪仙韻劈胸一把，抓個正着，說時遲，那時快！刺斜裡呼呼幾响，飛過一連串金光閃閃的彈丸來，宛似一蓬星雨，向癩道姑迎面飛到，洪仙韻認出這些星雨是彈弓打出來的彈子，本來以她一身內外功夫來說，對這些鐵彈子，實在無所畏懼，可是這一串彈子却朝着她的咽喉眼睛打來，還有一部份彈丸奔向太陽穴，這些都是內功防護不到的地方，一給打中，不死也要重傷！癩道姑立卽掣出烏金短劍，用力一抖，一道强烈劍風，竟把這陣彈子激蕩得紛飛開去，猶如滿天花雨，落英繽紛，她正要開口喝罵，側面呼呼幾响，又是三道烏光，齊齊飛來，癩道姑一扭腰身，居然在咫尺仄狹的山徑上，施展開鐵板橋身法，讓那三道烏光，貼着自已腰肋過去，可是這三道烏色光華，勁猛異常，打不着洪仙韻，直射入淸兵隊伍內人叢裡，立卽發出慘號呼叫，三個淸兵倒地身死，暗器原來是三支小小的烏木，直貫胸膈，衆淸兵看在眼裡，不禁爲之大駭！

洪仙韻看見這兩件暗器的來勢，心裡明白，來的一定是史存明夫婦，發彈丸的必然是金弓郡主，投擲烏木神錐的除了史存明之外，那裡還有別人？估不到自已兩個對頭尅星，由萬里迢迢以外的天山，趕到這裡，洪仙韻面上雖然不動聲色，暗裡却是吃驚不小！她把手裡烏金短劍一晃，厲聲喝道：「那裡來的鼠輩？居然潛使暗算！」話隨聲起，拔身一聳，猛向彈丸來路飛撲過去。

史承澤趁着淸兵混亂的刹那，就地一滾，這是他新近學成的地堂功夫，滾出人叢，他這樣一逃走，和坤近身幾名親兵，齊聲大叫：「捉拿奸細！」飛步挺刀追上，那知道暗影裡颯颯幾响，路邊的長草裡現出四個黑衣少年男女，正是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四名小俠，高聲大叫，「和坤



洪仙韻拔身一縱，猛向彈丸來路飛撲過去。

奸賊！快來納命！」

和坤坐在一匹高頭白馬上，估不到在這個時候遇了埋伏，再聽見這樣的呼喝，心裡一驚，「軟膝病」當堂發作，撲通一交！摔落馬下，原來和坤的軟膝病，固然是嚴重的風濕病症，另一方面，也跟色慾過度有關，所以他在京師時候，每天都要宰殺活的貓狗，剝皮包膝，然後可以行動，但是自從跟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之後，這毛病却消失了！是甚麽緣故呢？一來是江南氣候跟京師不同，風濕到了天氣暖的地方，便不容易發作，二來和坤跟皇帝陪伴一起，要拚命裝出正人君子的模樣，難道當着乾隆帝的面前，還要宿娼逛窰子不成？只好吃獨宿丸，在這樣情形下，他的軟膝病便不藥而痊愈了！今天晚上猝然遇伏，心裡一嚇，老毛病發作起來，身子不由自主的一翻，滾鞍落馬！

管寒溪、桂月娥兩師兄妹，痛恨和坤刺骨，平日尙且將練功靶子的皮人，叫做和坤，劍刺鏢打，一旦撞着了眞的和坤，翻鞍落馬，那裡還肯放過，各自把寶劍一閃，飛身上前，尤其是桂月娥，急不及待，長劍一引，就要向和坤分心刺去，說時遲，那時快，側面寒光一閃，呼呼，兩根長大兵刃挾着勁風，向桂月娥脚下掃到！

桂月娥嚇了一跳，她估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立即翻臂迴劍，「玉女紉針」，向下一截，叮噹，掃過來的是一對短柄狼牙棒，跟桂月娥寶劍一撞，火星飛舞，女英雄的玉臂也震得痳辣辣，使狼牙棒暗襲桂月娥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內侍衞焦春雨，女英雄勃然大怒，長劍一指，刷刷兩招，「高祖斬蛇」、「風雷交伐」，刺面門掛兩肋，賽似追風逐電，焦春雨揮狼牙棒一封，便跟桂月娥戰在一處！

就在桂月娥遇敵的同時，管寒溪也被另外兩名大內侍衞截住，這兩個衞士就是邵天華和岳正平，

管寒溪挺劍向前一撲，邵天華鐵拐一分，掃打兩肋，岳正平雙刀一展，砍向管寒溪下三路，這一下左右夾攻，迅如電火。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第八集。）

武俠小說書目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印行

蹄風著

血戰古兜山	（全1集）	每集 1.00
勇闖十三關	（全1集）	每集 1.00
鐵掌雄風	（全1集）	每集 0.80
旁門崆峒劍	（全2集）	每集 0.80
海南俠隱記	（全2集）	每集 0.80
猿女孟麗絲	（全2集）	每集 0.80
天山猿女傳	（全5集）	每集 0.80
游俠英雄傳	（全7集）	每集 0.80
游俠英雄新傳	（全8集）	每集 0.80
龍虎恩仇記	（全8集）	每集 0.80
清宮劍影錄	（全10集）	每集 0.80
武林十三劍	（1——16）	每集 0.80

石冲著

峨嵋雙秀	（全4集）	每集 0.90
紅衣女俠	（全6集）	每集 0.90
湘江大俠	（全4集）	每集 0.90
翠鳳銀燕	（全6集）	每集 0.90
少年游俠傳	（全5集）	每集 0.90
劍底鴛鴦錄	（全6集）	每集 0.90

其他

清宮戰喇嘛	（全1集）	每集 0.80
螳螂奇俠傳	（全4集）	每集 0.80
塞外呼拉鞭	（全4集）	每集 0.80

金鋒著

虎俠擒龍	（全2集）	每集 0.80
漠海雄鷹	（全2集）	每集 0.80
嶗山七鶴	（全4集）	每集 0.80
大澤龍蛇傳	（全4集）	每集 0.80
西域飛龍傳	（全4集）	每集 0.80
天山雷電劍	（全6集）	每集 0.80
冰原碧血錄	（全8集）	每集 0.80
青門鴛鴦劍	（全8集）	每集 0.80
血洗地獄島	（1——8）	每集 0.80
子母離魂劍	（1——6）	每集 0.80
猿山神劍	（1——3）	每集 0.80

高天亮著

鞭聲動南北	（1——11）	每集 0.80
廣東梟雄傳	（全10集）	每集 0.80
新廣東梟雄傳	（第1集）	每集 0.80
刀下留痕	（全4集）	每集 0.80
痴情女俠	（1——6）	每集 0.80
刀下情仇	（全7集）	每集 0.80
幪面女俠	（1——3）	每集 0.80

金童著

仙鶴神針	（1——3）	每集 0.80
俠胆柔情	（全2集）	每集 0.80
九毒血仇	（第1集）	每集 0.80

子母離魂劍 (七集)

著作者：金　鋒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　價：每集港幣八角

1750.80.60

Printed in Hong Kong